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367
21 April 1994

CHINESE

第三三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4月21日星期四，下午4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基亭先生	（新西兰）
成员国：	阿根廷	卡登纳斯先生
	巴西	萨登柏格先生
	中国	陈健先生
	捷克共和国	库凡达先生
	吉布提	奥尔埃耶先生
	法国	拉德苏先生
	尼日利亚	甘巴里先生
	阿曼	胡塞比先生
	巴基斯坦	马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沃龙佐夫先生
	卢旺达	比齐马纳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夫人

94-85555 (c)

主席的宣布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宣布开会之前,我谨作两个简短的宣布。

首先,我提请注意文件S/1994/329,安理会成员和其他同事知道,该文件有关发言稿分发的决定。该决定说,应在安理厅外面分发发言稿。

第二,由于今天晚上安理会需要处理紧要事务,我们可能在大约两小时后必须简短地暂停辩论。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和其他同事,我们可能需要在下午7时左右短时间暂停会议。安全理事会成员打算在今晚完成有关我们面前议程项目的辩论并通过一项决议。

下午5时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全理事会,我收到了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埃及、芬兰、希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马来西亚、摩洛哥、挪威、波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瑞典、突尼斯、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法哈迪先生(阿富汗)、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祖哈尔里帕先生(奥地利)、帕绍夫斯基先生(保加利亚)、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埃拉拉比先

生(埃及)、布莱滕施泰因先生(芬兰)、瓦西拉基斯先生(希腊)、埃尔多斯先生(匈牙利)、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丹纳拉贾辛加姆先生(马来西亚)、斯努西先生(摩洛哥)、塞姆先生(挪威)、弗洛索维兹斯先生(波兰)、尼马赫先生(卡塔尔)、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西塞先生(塞内加尔)、图克先生(斯洛文尼亚)、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阿卜杜勒先生(突尼斯)、巴图先生(土耳其)、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收到了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1994年4月20日要求在安理会发言的请求。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他在安理会讨论其面前的项目时发言。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94年4月21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内容如下:

> “我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荣幸地请求安全理事会在安理会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局势”的项目时,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恩京·艾哈迈德·安赛义大使先生在安理会发言。”

此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是S/1994/482。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邀请安赛义先生阁下。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1994/465,内载法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其他文件:

- S/1994/400、404、412、426、451、456和467,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分别于1994年4月6、7、9、13、15、17、和19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994/407,1994年4月7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S/1994/418和449,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分别于1994年4月12和15日给秘书长的信;

- S/1994/443,1994年4月14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S/1994/450,1994年4月15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994/453,1994年4月15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994/457,1994年4月17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S/1994/460,1994年4月18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994/466,1994年4月1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994/469,1994年4月18日法国、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994/475,1994年4月20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以及

- S/1994/478,1994年4月20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安理会成员还收到1994年4月21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和文莱达鲁萨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两封信影印件,这两封信将分别作为文件S/1994/480和S/1994/483印发。

第一个发言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我请他发言。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借此机会赞

扬和感谢法国大使默里梅3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的方式。主席先生,也让我最诚挚地感谢你稳健、专注地指导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这个月对我们大家来说都特别的困难。

我也要借此机会简要地告诉安理会,我们现在可以证实,戈拉日德城内正在进行巷战。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在这里的辩论和发言更加紧迫,或毫无意义。做何选择,至少部分看我们了。

也让我预先向安理会表示抱歉,我不得不提早离开这场辩论,因为就这一问题,我有紧迫事务需要处理。我一定设法阅读安理会所有成员和其他发言者的意见。

在戈拉日德被变成屠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变成坟场的同时,安理会这个最崇高的机构也退变成了一个言而无信,为无动于衷寻理由辩解的场所。

我不愿如此下论断,但是说到底,各位阁下言论是否可信,这责任在于你们自己。另一方面,我要为我那饱受创伤和被出卖的共和国以及现在正在戈拉日德遭受屠杀的无辜者,竭诚努力。

我的发言很简短。要说的话几乎都已说了,而且已重复了好几遍。

我们赞同1994年4月18日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信。我们欢迎克林顿总统关于北约方面的行动方针,并感谢他昨天阐述的倡议。

最后,我们赞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虽然它在几方面都不足。

不幸的是,以上所述的这些步骤无一涉及某些基本而最重要的考虑。第一,安理会必须立即行动,对屠杀戈拉日德城内无辜者一事作出反应。那些投票指定戈拉日德为安全区的国家现在不能逃避它们对这7万人的生命所承担的道义、法律和实际的责任。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通过时,正是用安全区和安理会对此的承诺代替我们无限制的自卫权利的。

第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不是几个安全区或城市贫民窟杂乱组成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有责任保卫它的所有公民,以及它的整个主权和

领土完整。安理会不能继续阻碍我们自卫的权力,除非它接受它的全部责任。不然天晓得,下一个戈拉日德就会发生在马格拉伊、布尔奇科,或其他某个不安全区。

是不是会象在萨拉热窝一样,让塞族从他们包围戈拉日德四周的阵地上移走他们的武器,再用同样这些武器来危害其他一些不幸的城镇和平民人口?

此外,谁来为现在在巴尼亚卢卡、普里耶多尔、比耶利纳或希坡弗这种地方遭受酷刑、强暴、"种族清洗"或杀害的克族人和波斯尼亚人出面?这些地方都在塞族占领之下。

第三,戈拉日德的先例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和平进程都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对它们构成危险。这个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

最后,让我最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充分准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解决这场战争--也就是说,参加真诚的谈判。

让我引用俄罗斯联邦副外长维塔利·丘尔金先生在同塞族方面作了无限的努力和会谈后讲的有原则,有见解的话,他说:

> "我一生没有听到象我在过去48小时内从塞族人方面听到的那么多的谎话。"

丘尔金先生接着说:

> "我们应该停止同他们的任何对话。对话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感到塞族方面没有就停止功势的问题达成协议的任何愿望。"

所谓的谈判被当作屠杀戈拉日德无辜者的武器利用了。我促请安理会全体成员为了戈拉日德的死者和正在死亡、身体残废和危险之中的人们,在采取各种非常必要和明显的步骤,使任何谈判进程恢复诚意,并使谈判再次成为和平而不是种族灭绝的武器之前,请不要再要求进行更多的谈判了。

同样,如果有人意在篡夺谈判进程,以便核准塞族侵略的成果,接受"种族清洗"的后果,强迫肢解我国,并背叛《联合国宪章》,请他们公开地接受这一责任,不要以我们在持续的种族灭绝的压力下被迫默认为掩饰而躲避责任。

过去二年中,在这个神圣的会议厅中对波斯尼亚人作了各种许诺。作这些许诺部分是为了替代安全理事会承认波斯尼亚人的自卫权利。这些未兑现的许诺积累起来,已超出了任何情理的程度。再说什么也不足以解决问题,难以替代必要的行动。

我们波斯尼亚人已经为外交辞令和空头承诺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我们对安理会说:我们感激地承认你们的青年男女、勇敢和献身的维持和平者、飞机驾驶员、人权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人员的贡献。但是,这些并没有解脱你们的义务。恰恰相反,它们增加你们的责任,因为你们现在愧欠这些勇敢和直率的人们,你们自己的公民,他们现在自身冒着风险进行斗争,作出牺牲,以克服你们最初未能作出适当反应的过失。他们现在象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与我们同甘苦,共存亡。

请让我逐字宣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医药不分国界组织的四名工作人员的公报。在所有其他人都离开后,只有他们四人仍然留在戈拉日德。他们说:

"自1994年3月28日至29日的夜间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收到有关戈拉日德的战争及其对这个联合国保护的穆斯林飞地的居民的悲惨后果的报告。"

"国际社会和冲突各方意识到:

"- 在戈拉日德镇和以前被包围地区的村庄,许多平民(妇女、儿童和老人)已经而且正在由于狂轰滥炸和零星的枪击而丧失生命或受伤。

"- 许多村庄已经而且正在被烧毁,它们的居民被杀害或受伤。

"- 戈拉日德医院、当地红十字会及其难民中心以及纯粹的平民地区已经并且正在遭受炮击和持续不断的零星枪击。

"- 不可能接触到所有医疗和救济车队。

"- 已经分开两年的家庭也无法团圆。

"- 戈拉日德镇的居民用水供应已经切断两年。

"- 撤出紧急病人也遭到拒绝。

"由于这还不足以结束戈拉日德的人道主义悲剧,仍在当地努力工作的四

名救济人员将与外界断绝联系24小时。

"- 谨以这个无声的抗议向这场战争的所有无辜受害者致敬。"

在公报上签名的是:帕布罗、奥利维尔、丹尼尔、克劳斯。

我提醒所有人,已经存在安全理事会和北约组织的必要的权力,提供近距离空对地支援,保护这四位联合国派出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帕布罗、奥利维尔、丹尼尔和克劳斯。不需要任何新的辩论或权威。

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人作出的允诺和承诺早就应该兑现了,我们再也不能延长付诸行动的时间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克罗地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是武科瓦尔和杜布罗夫尼克,然后是萨拉热窝,萨拉热窝之后是斯雷布雷尼察,然后是戈拉日德,在此之间是一两个马格拉伊;然后又是萨拉热窝、戈拉日德。必须最后终止塞尔维亚极端主义领导人推动的这种恐怖的恶性循环。用维塔利·丘尔金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沉迷于对其邻国的战争"。

国际社会多次试图结束这场悲剧,但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不仅在戈拉日德,而且在巴尼亚卢卡、莫尔肯吉克-格拉德、普里杰多尔和波斯尼亚其他地区,"种族清洗"的恐怖继续有增无减。自一月份以来,对波萨维纳走廊乌索拉地区的猛烈攻击一直未停止。

在当地人民遭受了两年不可想象的痛苦,在15万无辜者丧失生命后,现在是将和平强加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时候了。施以令人可信的坚定武力的威胁,再加上同样有力的外交努力,最终应该能够给受苦受难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带来和平。

美国总统昨天提出的倡议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坚定的一步。外交对政治家来说也许有用,但对于刚愎自用的将军和好战的狂热分子,只有武力才起作用。因此,

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克林顿总统的话,他指出,发出萨拉热窝模式的明确最后通牒应该扩展到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其他安全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威胁进行更广泛的最后通牒式的空袭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机会,以找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没有这样一个可信的武力威胁,不可能有新的谈判。不仅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来说如此,对于克罗地亚也是如此。

北约组织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对戈拉日德文明民族的侵略行为没有作出反应是对同他们的谈判的嘲弄。在过去七天里,他们几乎每天都同意在戈拉日德停火,但是却未真正遵守停火。

同样,在上星期,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反抗者决定无视就与我国政府进行建立信任措施谈判达成的协议。他们的领导人现在在第二轮和平谈判的地址问题上制造毫无意义的障碍,顽固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逐步把联合国保护区归入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法律制度中。此外,他们还采取危险的步骤,违背3月29日的停火协议。

安全理事会没有决心遵守自己的决议并保护它自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财产和人员对该地区的和平进程产生了消弱的后果。以《欧洲联盟行动计划》为起点,以3月18日的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华盛顿协议以及3月29日达成的有关克罗地亚联合国保护区的停火协议为终点的富有希望的进程目前已处于危险境地。

我国政府将寻求一切可能的途径维持这些协议,国际社会需要迅速作出反应,采取果断措施,向好战的一方表明,各项协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确正确地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意愿。

加强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制裁制度,而不是承诺这些制度有可能取消的确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迹象,它说明国际社会愿意在该地区坚持其原则和目标。我国政府想大力强调这一政策信息的价值。

此外,不仅应该把取消制裁制度的条件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进程牢

牢地联系起来,而且还要依照第871(1993)号决议,将它与在克罗地亚执行各项协议和决议联系起来。

克罗地亚坚定致力于继续在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安理会必须考虑我们在联合国保护区方面的克制和我们至今对照顾波斯尼亚难民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克罗地亚人民在重新合并联合国保护区方面的耐心和我们有效照顾越来越多的波斯尼亚难民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在此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必须坚持安理会应进行更加强有力的参与,现在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冲突就会蔓延到戈拉日德的东部和西部。不采取行动的另一个危害更大的后果是,有可能无限期地使谈判进程中止,最近这一进程已获得很大成功。

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华盛顿协议取得的成功可以在实地得到最好的证实。波斯尼亚中部战场已非常平静,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领导人正紧张努力,为提议的联邦组建一个新政府。国际社会支持它曾经帮助达成的协议的意愿会对这方面的进展产生巨大影响。

最高一级的政治领导人的协助是华盛顿协议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克林顿总统的亲自参与,华盛顿协议的达成会困难得多。

这是我国代表团对获悉一项涉及美国、俄罗斯联邦和欧洲联盟最高级政治领导人的新的外交主动行动可能很快成为现实而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还希望,伊斯兰会议组织领导人将能够在这一主动行动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在谈判进程这一阶段的参与可能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通过坚决使用实质性武力和强有力的外交进程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强行实现和平,安全理事会将必须考虑其他办法在该地区实现渴望的势力均衡,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享有的自卫权利。

我们必须在这一方面强调,自卫能力并不增加暴力。恰恰相反,增强自卫权利建立一种势力均衡,这种势力均衡减少暴力和促进以非军事方法解决冲突。冷战从未

转“热”并且最终缓和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政府将继续支持任何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强行实现和平的主动行动，在今天可耻地在戈拉日德达到高潮的长达两年的悲惨杀戮后，这样一项主动行动是可能的、正当的。然而，我国政府将支持在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关于克罗地亚被占领土的和平协议中使用塞拉热窝最后通牒的模式。同样，我国政府将认真考虑将诸如比哈奇和图兹拉之类的某些安全区的禁区扩大到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例如，波斯尼亚的比哈奇安全区正遭到克罗地亚被占领土上的塞尔维亚叛军的攻击，相反，茹帕尼亚，一个克罗地亚城镇正遭到来自波斯尼亚图兹拉地区的波斯尼亚塞族民兵的炮轰。

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更强有力的介入和在谈判进程中新的高层领导能够给该地区带来和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人民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人民最终应得到的和平。六万五千绝望的戈拉日德公民今天呼吁安理会承认，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其手中。全世界数百万人将发出同样的恳求。安理会不能无视这些要求采取果断行动的呼吁。涉及的利害关系太大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图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我们深信，在你精干的指导下，安理会将成功地履行其职责。我还要向法国大使默里梅表示敬意，他在3月份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安理会举行这一紧急会议，以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极其严重的局势。我们极为震惊和愤慨地目睹塞族在联合国指定的戈拉日德安全区进行的新的一轮大屠杀行径。不幸的是，已成为道德和人道主义惨败的新象征的戈拉日德任凭塞族侵略者的摆布。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8361(1993)号决议的行为仍未受到挑战。戈拉日德现在不仅是对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作的承诺的检验，而且是对联合国将在确定国际制度的未来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检验。

最近塞族对戈拉日德的侵略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在过去两年犯下的“种族清洗少种族灭绝的一贯模式的一部分。北大西洋组织的2月9日最后通牒及3月1日和18日华盛顿声明所造成的势头遭到塞族在戈拉日德犯下的暴行的破坏。塞族侵略者再次被允许对抗国际法。

向塞尔维亚人发出的错误信号为戈拉日德困境打下了基础。绥靖主义完全是同流合污，它纵容侵略者加紧攻击。侵略者把戈拉日德变成一个其毫无防御能力的居民的露天监狱和人间地狱，他们正等待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公开处决。仅在昨天，塞族侵略者屠杀了44人，其中大部分人在医院被杀害，医院是塞尔维亚人直接攻击的目标。今天，围攻戈拉日德的塞族极端主义部队继续对抗国际社会、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并威胁要把该城市夷为平地。据更加令人不安的报道，塞族部队今天已进入该市，此时此刻，一场肉搏战正在戈拉日德进行。

对塞尔维亚人的威胁已成为无用的虚张声势。联合国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处于最低潮。联合国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工作人员。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概念，已成为笑话。波斯尼亚人感到沮丧，并且似乎已失去对这一国际制度的信任。

我们在本机构多次表示对安全理事会不能保护波斯尼亚人免遭种族灭绝和对塞族对抗行为有效地采取行动感到极为痛苦。如果安全理事会严格地、坚决地执行了其决议，这些和其他许多呼吁及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本来是没有必要的。正是缺乏这种果断行动，而向侵略者发出错误的信号：他们可以实际上消灭处于危险中的波斯尼亚人民。只要塞族侵略者被允许继续通过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来推行其错误的大塞尔维亚计划，就不会有任何进行可信的谈判的动机。因此，任何可行的和平进程应得到充分的武力的支持，以使塞尔维亚人认识到，更多的战争给予他们以更多的痛苦，而不是收益。

只有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有机会获得行使自卫权手段时，这才是可能的。确实，就威慑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让波斯尼亚人自卫。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通过的武器禁运显然与《联合国宪章》第51条相矛盾的，我必须再

次强调，我们要敦促安理会澄清这条法律意见：其第713(1991)号决议并不也不应该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既然安理会在其所有有关决议中以言语如果不是行动重申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就再也不应该对一个其生存岌岌可危的国家的自卫权仍持冷漠态度。

安全区概念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建立安全区的决议将有效地，立即地得到执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安全区差不多已被联合国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我愿强调，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为使用所有必要手段，包括为保护所有安全区而空袭侵略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我们所缺乏的是坚决的行动。根据这一推理，我们欢迎秘书长于1994年4月18日写给北约的一封信及美国总统昨天宣布的行动计划，认为它们是迈向正确方向的步骤。然而，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实施空袭。作为北约成员，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在北约理事会中确保对秘书长的信作出肯定的答复。

正如我两个月前在安理会上解释的那样，我们坚决赞成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然而，这一方案应当是公正可行的。为此，应首先创造一种有利于可信的谈判的气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并推动了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华盛顿协定所获得的和平势头。1994年4月5日和6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的政治领袖根据一种永久性政治协商机制在安卡拉举行了一次会议，确定了其维持波斯尼亚和平势头的联合努力。他们还重申，波斯尼亚人和波斯尼亚克族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旨在保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种族社会的完整，并欢迎波斯尼亚塞族人参加。

对格拉兹德的恐怖主义侵略，再次突出了把对人类犯罪者交付安理会第827(1993)号决议所设立的国际法庭的紧迫性。我们欢迎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序言段重申了这一事实。但我们需要一种快速的起诉过程。此外，我们认为应加强对侵略者实行的外交孤立和经济禁运。我们本希望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提及这一目标。

我们希望该决议草案将不会是空话。现在是下决心和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应停止向波斯尼亚人提供未经执行的决议和不安全的“安全区”。相反，我们应向他们提供有效保护和保卫自己的手段。本质上对波斯尼亚非法和无效的武器禁运应当立即取消，以扩大真正和平进程的机会。

我们必须确定塞族遵守安理会决议的最后期限。我们应果断行动，以结束欧洲50年来最血腥的侵略和对人类最残酷的罪行。在侵略者及其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和“公正”是没有任何道德依据的。侵略者应记住：我们绝不会放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英勇人民争取生存、公正和民主的斗争的积极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及我的前任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机构主席，并向你表示我们十分赞赏你履行职责的方式。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法国的默里梅大使，他作为上月的主席表现出勇气和坚毅。

我国代表团深感悲痛地参加安全理事会今天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会议。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它将与慕尼黑一道载入现代史册。在这场侵略中，“种族清洗”、有计划的屠杀及种族灭绝是塞族人为实现其目标而选择的可怕工具，从而在整个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并在其充分意识下嘲弄国际和人道主义法的最基本规则。

如果国际社会现在不立即、坚决处理此事，我们看到的来自被联合国承认为主权独立国家的该共和国的令人痛苦和厌恶的画面，将永远铭刻在世界良知之上。

我们非要让由贝尔格莱德政权支持的塞族人在我们冷漠的目光下消灭整个一个民族、整个一种文化、整个一部历史及整个一块领土，从而使我们最终意识到我们未能履行责任吗？我们非要等到塞族人一步步最后执行其恶毒的灭绝计划才会最终了解这场悲剧的规模吗？

联合国的信誉今天正受到塞族人不负责任和血腥行径的冲击，他们在无有力回

应的情况下疯狂地继续嘲弄本组织。他们超越所有限度，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尤其是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决议。他们对所有呼吁、甚至来自其盟友的呼吁都充耳不闻。他们欺骗联合国谈判人员，践踏波斯尼亚穆斯林一方的诚意，绑架联保部队成员，并夺回和开始再次使用被没收的重型武器，。他们几乎完全不受惩罚地公开向联合国及大西洋联盟部队宣战。

今天我们正面对这样一种必然情况：本组织迄今采取的措施已经枉费，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已证明无效。绥靖的政策显然毫无收益。

我们今天必须确保塞族人的毒瘤不致扩散，不会毒害已受到无数紧张局势温床侵袭的世界。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使恐将推动对联合国的所有信任的波斯尼亚人民掌握自卫的手段。如果我们不能在保卫这一受攻击的会员国方面发挥充分作用，如果本组织阻止波斯尼亚人民自卫和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话，那不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尤其是其第五十一条吗？

几次试验联合国机构的限制的塞族人的战争机器，肯定不会在格拉兹德停止。这架肆无忌惮地违背第781(1992)、816(1993)、819(1993)、820(1993)、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的机器，将无情地向被宣布为保护区的其它城市和地区推进，并将杀回仅仅正在经历暂停期的萨拉热窝。

我国几次谴责塞族人的侵略和对没有武装并在自己领土上成为囚徒的波斯尼亚人犯下的罪行。我们一直劝告作为国际安全保障者的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结束这场悲剧。我们谴责对这一年轻共和国的阴谋并就其对整个欧洲和地中海的影响提出警告。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安全理事会颁布了措施并通过了大量决议，该局势却日益恶化。这要求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立即审查其已明显失败的整个战略。

我们认为，今天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本应直接了当和极为明确地表明安理会所具有的为结束塞族一方有系统地违背其各项决议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的决

心。事实上,这是一个涉及安理会信誉的问题。

人们越来越多地就第713(1991)号决议条款的适用性提出疑问,该决议对前南斯拉夫施行了武器禁运。事实上,考虑到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受权有限,塞族军队屡次入侵安全区以及他们在穆斯林地区进行的劫掠等事实,我们有权质疑安全理事会通过将侵略的受害者限制在这些所谓安全区内是否事实上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些安全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屠杀场。

《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

>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我们认为,此第七章条款允许诉诸同一章的第四十二条,因为在安全理事会关于此事项的首项决议二年之后,迄今唯一被引用过的第四十一条条款显然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但如果安理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例中不准备遵循第七章的各项条款,那么它应重新确定在用于波斯尼亚穆斯林一方时第713(1991)号决议的适用性。

关于安全区,我们对安理会对它们的兴趣和将萨拉热窝模式用于其它五个地区的倾向感到十分高兴。但我们想强调指出,安理会必须以适当措施加强它们的地位,并且尤为重要是,防止塞族军队对此概念作出任何曲解。事实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并非限于安全理事会确定的几个区域;我们所涉及的是该国的单一和不可分割的领土。为避免用其它波斯尼亚城镇来奖赏塞族人的战争机器,安理会则必须将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明确地宣布为安全区,并且获取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都是无效的和没有谈判的余地的。

现在是安全理事会针对这种局势采取措施的时机了;该局势的可怕的演变都为其各项决定的速度和内容所不及。它必须对一整个民族的期待作出反应;他们绝望的恳求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控告。这场悲剧的规模容不得丝毫半心半意。

安理会必须有力地强调指出,各国的主权不是一个依据某些方面的利益和一时兴致加以修正的模糊概念。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宪章》中一致同意委托我们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一部分责任,但前提是安理会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合法性与公正的工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讲的客气话。

根据会议早先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基奇先生(以英语发言):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过去二年中一直为解决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危机作出巨大努力。尽管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政治和物质资源,但目前当地的情形和获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以及局势的稳定仍具不确定性。和平在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尚未实现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国际社会采取的方式和活动是基于对这场冲突的性质和起源以及解决冲突的方式的错误前提和理解之上的。

由违背宪法的分离主义和被迫分裂所引起的一场内部的、种族间的宗教战争却被视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一个固有组成民族--即波斯尼亚塞族人--针对其它人展开的侵略。人们不是努力寻求一项全面解决方案以便在平等基础上考虑到三个组成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事实上只给一方--波斯尼亚穆斯林--以支持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只有波斯尼亚塞族人和并非冲突一方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遭到了严峻的制裁以及针对整个塞尔维亚民族发起的前所未有的新闻媒体运动。

当地局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无法使安全理事会根据激烈的言辞和未经证实与带有偏见的新闻报导作出决定。如果安全理事会确实想有助于解决这场危机的话,当前迫切的是将事实与基于政治利益的评估区分开来。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

首先,近一年来,直至1994年3月17日的华盛顿协议,波斯尼亚的战争主要是在波斯尼亚克族人与穆斯林之间展开的。不幸的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天中得以目睹波斯尼亚穆斯林宣布已久的针对塞族的春季攻势已经开始出现。这明显地表明,穆斯林

在解决这场内战方面仍继续坚持军事选择。他们利用华盛顿协议之后的局势重组其部队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发起大规模攻势,尤其是在戈拉兹德地区。他们依仗国际社会的继续支持并特别在某些重要因素所持立场的鼓励下拒绝了实现全面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的所有建议。

第二,自冲突开始以来,反对政治协议的一直就是穆斯林一方;政治协议将会考虑到冲突三方的根本利益。一直试图招致外国军事干预的也是穆斯林一方,其目的是在穆斯林支配下建立一个单一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一方正是怀着这一目的对和平谈判进行阻挠并且拒绝了欧洲联盟的方案。

和平在去年和今年曾多次近在咫尺,但总是被穆斯林和其主了破坏了;他们对恢复和平并不感兴趣。波斯尼亚穆斯林领导人全然拒绝了去年9月他们自己亲自参加的在英国航空母舰“无敌”号上举行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

该协议载有一套有关立宪和军事问题的详尽安排,并被前南斯拉夫问题会议共同主席视为公正、合理,但该协议并未落实,因为延长战争符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因素的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显然决心坚持军事选择,他们不断坚持最高要求并表现出完全不愿合理解决问题,这个事实可以最好地表明在其军事选择上面。

第三,他们非但不缔结和执行协定,反而采取有悖于和平的步骤;冲突一方,即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被完全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基本前题--即在平等基础上谈判--已再次被抛弃。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恢复友好关系上面。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则被排除和孤立于谈判之外,而且没有作出任何认真努力,来确定把他们纳入政治进程的基础。国际社会对迫使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并提出其底线要求犹豫不决,但却一直不断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方面施加压力真诚地参加谈判。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谈判进程的破裂和敌对行动的升级。

第四,新出现的局势已进一步鼓励穆斯林方面实现其意图,并通过几乎在波斯尼亚所有前线向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队发起新攻势而取得军事优势。正如在军事活

动中所证实的那样,联合国和北约不仅对此容忍,甚至通过对戈拉日德附近的塞尔维亚阵地进行空中轰炸,亲自参加了对塞尔维亚方面的军事干预。通过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人民进行军事干预,联合国和北约站在穆斯林一边,加入了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通过这项决定,联合国在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方面抛弃了中立,这对全世界的和平行动都构成一个危险的先例。联合国这样做给其作为维持和平者的声誉抹了黑,也给其在前南斯拉夫和平进程中的调解作用抹了黑。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定义模糊的安全区这个借口既不能说服人,也无法令人接受。为了真实地介绍戈拉日德周围发生的事件,必须承认,目前升级的真正原因主要是,联保部队未能防止安全区的穆斯林方面违约采取军事行动。

在北约空袭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阵地以前,塞尔维亚人一方曾向穆斯林提议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立即无条件停止敌对行动。但是,穆斯林却要求部分停火,即在他们的攻势面临失败的戈拉日德停火,同时无拘无束地继续在波斯尼亚其它地方攻击塞尔维亚人。尽管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多次提议全面停止敌对行动,但穆斯林却一直热衷改善其军事地位并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以便引诱外国军事干涉。

如果只向一方--即塞尔维亚人一方施加压力,只要求他们作出让步,而穆斯林方面却为推进其军事选择享有大量政治甚至军事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就将没有,也不可能有和平。

解决波斯尼亚危机的唯一办法应该是,在完全平等基础上,考虑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有三族人民合法利益,取得和平谈判成果。为此,在有关各方和联合国、欧洲联盟、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充分参与下恢复和平进程至关重要。

在内战中偏袒一边就有丧失信誉的危险,这恰恰是联合国可能发生的情况。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政策系旨在在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和平并实现政治解决。如果把冲突一方作为敌人对待,政治解决就不可能实现。人们都希望认真研究戈拉日德的教训并作出适当结论。

要求解除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和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实施空袭,只

能导致冲突非常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升级,增加冲突扩展至其它区域的机会。如果人们接受这样做,联合国就将完全参予内战中的一方。

安全理事会再次处于重要关头。它可以要末走和平道路并努力实现谈判解决,要末选择战争升级,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在此非常危险和敏感时期,安理会必须展示智慧、政治家风度和克制。任何草率措施都可能招至无法控制一连串事件,而这些事件当然应该加以避免。

目前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充分支持紧迫和无条件地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在不妨害最后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实现全面停火,只有在平等基础上通过谈判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解决,而平等也意味着解除制裁。所有国际因素都有必要采取公正立场,而不是采取双重标准的政策。

同其在解决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方面的原则性和平政策相一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缓和目前紧张局势和实现无条件紧迫停止敌对行动也非常感兴趣。为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将继续对在公正政治解决危机方面的所有建设性努力予以必要的支持。

关于今晚本次辩论期间的一些发言,我国代表团要作以下评论:

我们坚决反对一些代表团在本次辩论期间所作的不真实的恶意描述和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波斯尼亚局势对安理会来说非常严重,它绝不能为满足国内政治宣传而被操纵。那些选择提出未经证实指控的代表团已通过其偏袒一方的立场,暴露其真正意图,其目的不是要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解决。相反,这种针对整个塞尔维亚族人民的漫骂和污蔑是为了挑起外来军事干涉和使联合国站在内战中一方的一边。这些代表团不断激起取消武器禁运、进行空袭和甚至是全面干涉的希望,它们无助于结束种族内战,相反却使战争的火焰进一步升高。

不能以军事手段或以空袭威胁和惩罚一方而同时鼓励另一方继续进行挑衅来实现波斯尼亚的和平。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并且必须只能是政治和谈判解决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希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瓦西拉基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深信不疑,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外交技巧将对主持安理会会务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也谨祝贺法国常驻代表让-贝尔纳·默里梅大使,他以高效率和专业方式主持了安理会3月份的工作。

欧洲联盟对戈拉日德内部和四周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其他地区正在进行的敌对行动感到震惊,这种敌对行动造成了无数平民的死亡和巨大的人类痛苦。我们特别担心这一局势对旨在实现全面政治解决的谈判进程的后果。

欧洲联盟强烈谴责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攻击平民、人道主义救济工作者和联合国人员,粗暴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我们呼吁实现戈拉日德内部和四周立即、有效和无条件的停火,部署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撤回危及这一安全地区安全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波斯尼亚塞族方面必须认识到,它不遵守其承诺是不能接受的,并已大大破坏了它进行真诚谈判的信誉。

欧洲联盟谴责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联保部队人员的骚扰和拘留。它要求立即释放所有目前被押的联合国人员,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此外,欧洲联盟还呼吁各方,尤其是波斯尼亚塞族,允许在波斯尼亚全国、特别是在戈拉日德畅通无阻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欧洲联盟要求波斯尼亚塞族履行承诺和义务,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欧洲联盟呼吁所有方面,特别是波斯尼亚塞族,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在戈拉日德内部和四周有效执行停火协定是第一个基本步骤。随后应当迅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国实行全面停火,作为波斯尼亚全境政治解决的前奏。

欧洲联盟完全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保部队指挥官的努力,申明它对大西洋联盟部队支助联合国行动的支持。

欧洲联盟还呼吁国际社会加紧进行由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参加的

外交努力,以确保各方行动的一致性。各方必须尽早和有诚意地参加以欧洲联盟计划为基础的谈判,同时考虑到华盛顿协定和关于克拉伊那的会谈。在此方面,欧洲联盟继续充分支持两位共同主席的作用和努力。

最后,我们谨再次赞扬联保部队男女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包括许多欧洲联盟的公民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尽管在现场面临惊人和不可接受的困难,他们还是继续执行人道主义任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对你的感谢,感谢你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作的真诚努力。毫无疑问,你的智慧和领导才干在处理安理会面临的重大国际危机时将产生积极的成果。还请允许我向法国常驻代表默里梅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作的努力。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审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一个粗暴的侵略行动。局势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以至埃及代表团为今天辩论准备的讲稿也许已赶不上形势。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恶化的缩影就是被安全理事会宣布为安全区的戈拉日德市的困境。该市一直并继续受到塞族部队猛烈和野蛮的进攻,他们对平民和甚至医院犯下了最恶毒的暴行。

联保部队人员成了袭击的对象。所有这些都在发生,而世界却不能制止这场人类悲剧。联合国不能为“安全区”提供保护,而从理论上讲,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些安全区应在联合国的保护下。

怎能有人在塞族的不断攻击的情况下默不作声或轻松自得?在类似构成种族灭绝罪为的“种族清洗”这样的可恶的种族主义幌子下,平民人口正在被屠杀、驱逐、背井离乡,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实现扩张的梦想和领土野心,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大塞尔维亚”。面对领土扩张和侵略而默不作声,可能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种国

际秩序消亡的开始。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基础,以动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果断对付各种不正当和非法的立场,确保所有各方遵守国际行为准则,反对侵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使被用武力夺走的土地回归合法主人的手中。

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它的义务,纠正这种局面。联合国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同受这场侵略之害的国家的合法政府--即该国被接纳成为我们这一国际组织成员时已建立的政府--充分合作。

面对这场悲剧,尽管国际社会继续呼吁采取坚决行动,但安全理事会却采取另一做法,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还剩下的一点领土。根据按照《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决议,安理会宣布六个地区为"安全区",联合国承诺对这些地区提供保护与安全。安理会还通过各种决议,包括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授权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军事力量,为这些地区提供保护。

然而,世界今天却目睹一种无前例的事态发展:塞族人正粗暴践踏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他们不顾国际法的一切规则。他们侵犯"安全区"。局势的恶化随着塞族部队攻打戈拉日德城而登峰造极,构成对联合国的公然挑战。

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联合国正在失去它的信誉,它只有两种选择:根据《宪章》引用集体安全措施,结束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迫使侵略者撤退;或者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

埃及代表团曾一再告诫安理会,不采取果断措施处理这一不断恶化的局势将会造成各种严重的影响和后果。今天,我国代表团重申这一立场,并吁请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结束这场难以维持的悲剧,其主要的措施如下:

第一,根据《宪章》采取集体安全措施,迫使塞族撤出他们已用武力夺取的领土;

第二,核准这样的要求,即让秘书长立即处理戈拉日德不断恶化的局势,以便授权作为《宪章》第八章定义下的一个区域组织的北约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包括对

塞族的军事阵地和武器仓库以及补给和后勤线进行空袭--以结束对戈拉日德的包围，迫使塞族部队从那里撤退。

安理会必须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它固有的自卫权的权利。安理会必须立即取消武器禁运，因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生存正面临考验。

正如我国已经告诫的那样，缩手缩脚的决议决不能解决问题，或减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现在需要而且紧迫需要的，是采取措施，确保安理会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得到执行和尊重，这些决议的目的是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实质，它只处理停火问题，却不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决议草案中也没有结束对戈拉日德的包围，或迫使侵略者从那里撤退的适当措施。

虽然决议草案确实涉及联保部队人员安全这一重要问题，但却忽视了一项基本因素：如何确保应当保护的“安全区”的安全。我国代表团认为，决议草案的措辞本应有效地处理真正的危机，而不是危机的某些症状而已。

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杜努西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衷心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都十分了解你的智慧和远见必定将能使你在目前困难的时候担负起指导安理会工作的棘手任务。

我还要赞扬法国大使有效和明智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

我们今天再次举行会议对戈拉日德的悲剧表示痛惜，并在众多遭受困苦城市的名单上加上这座城市。萨拉热窝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但令人悲伤的是，这线希望随着戈拉日德而消失。我们甚至不再需要看电视就可以知道，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

正毫不放松地干他们可耻的事情，我们不需阅读报纸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满足于赢，他们想把一切消除，强制执行自己的游戏规则，自己的分割规则。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所有决议都遭到最野蛮的践踏。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攻击戈拉日德是想表明，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实现他们的梦想和野心。

戈拉日德这个安全区和和平区遭到了侵犯、蹂躏和摧毁，遭到了最严重的羞辱和蔑视。但是，蔑视安全理事会就是蔑视整个国际社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这个恐怖故事中最近的一章是否会最终使我们相信，我们使波斯尼亚人不能自卫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自己没能力保卫他们。

显然，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以凶暴的方式了解到我们的局势和弱点，他们利用了我们的一切犹豫和分歧。但是，萨拉热窝应该已经给我们一个教训，因为，现在很清楚，只有武力才能迫使好战者停止其战争贩子行为和破坏行为。

昨天，一家法国报纸写到："联合国消亡了"。当然，一切似乎都说明这一点。但是，因为远方的一伙人从野蛮的思想意识出发，想要摧毁我们自1945年以来耐心建立的一切并使之威信扫地，难道我们就放弃，就允许这种可怕的想法扎根吗？难道我们允许少数几个杀人成性的人梦想成真吗？我们要永远使期待奇迹出现的戈拉日德贫穷的居民仍然抱着的希望破灭吗？

我们能够带来这个奇迹，但是我们必须迅速觉醒--今天晚上或明天--敲响警钟，要我们的穆安委律喊一声："停止这场屠杀"。最近的一次屠杀已经开始，因为如安全理事会所知，塞尔维亚人已出现在戈拉日德的街道上。我们以前由衷地呼吁使萨拉热窝最后通牒包括其他地区，因为我们当时担心会发生现在已发生的情况，我们还要等什么？

联合国的信誉确实受到威胁，联合国的未来确实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我们难道不能至少让这些贫穷、无辜的受害者自卫，使他们在武器上平等，直到我们采取一切行动拯救他们？

世界完全知道必须做什么。让我们行动起来。让我们不要再等了。安理会将要

表决的决议草案载有拯救戈拉日德和其他城市的内容。但这难道不是太晚了吗,至少对于戈拉日德来说是如此?这会不会仅仅是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法律的人既不尊重也不遵守的又一项决议?他们唯一的规则是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强奸和不容忍。

我要补充几句,因为刚才我们震惊地听到了有人对波斯尼亚局势所作的令人目眩和绘声绘色的描述,这种描述十分独特,我们听到了一种全新的论调:波斯尼亚现在发生的一切完全是穆斯林的所做所为,他们想建立穆斯林至上的统治,竟敢拒绝同意消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显然他们是唯一应负责任的一方。

主席先生,与我一样,你听到了联合国因它曾经--而且只有一次--避免了萨拉热窝也落入塞尔维亚人手中而受到谴责。你也听到每天成千上万死去的波斯尼亚人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不想死,不想迅速放弃他们拥有的领土--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家园。人们不再羞辱而死,真是令人遗憾。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匈牙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并发言。

埃尔多斯先生(匈牙利)(以法语发言):在有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辩论中等待国际社会的陷井就是邪恶的平庸感,这种感觉有可能在我们的心中扎根,使我们习惯于发生在以前的联邦,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我们眼前的悲惨情景。人们要问:我们的集体良知是否仍然能够接受并忍受接连发生的无情蹂躏这块多种族、多文化和多种信仰的土地的恐怖。

因此,我们正冒着这一种危险,即听认这种侵略现象、屠杀、“种族清洗”、集中营、对城镇和村庄的无情围困、对平民施以暴行、难民外逃和摧毁珍贵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现象。我们还冒着另一种危险,即接受事实上是开始从内部摧毁人类社会的抗体的现象,认为它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国际社会、各区域组织和各国政府能够以必要的决心和承诺及时行动的话,本来可以制止其破坏性影响。

这一系列爆炸性事件中的最近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就是戈拉日德发生的情况,

它违反了所有理智的分析。在这个联合国保护区,我们面临许多挑战,如果不能应付这些挑战,那么它们有可能使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的国际组织陷入瘫痪,使之不能保持连贯一致,而且丧失信誉,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公开蔑视整个国际社会,继续无情攻击戈拉日德,阻碍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中规定的任务,并继续盲目攻击平民目标,扣押联保部队士兵作为人质,蓄意把他们作为目标,使他们遭受致命伤害,他们还向执行联合国任务的飞机开火,甚至击落了一架飞机。这些疯狂行为无法解释,也无任何道理,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最近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的一封信,其目的在于找到办法结束戈拉日德城内和周围出现的情况。

我们要表明,当大炮被打哑,执行解决协定的困难工作开始的时候,那些挑起此类局势,命令或犯下暴行及违反所有国际文明行为准则的人将必须对其行动负责,这些行动对国家、民族、社区及个人之间关系以及对欧洲的建设造成并继续造成巨大损害。

在这一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确定了哪一方应夺在戈拉日德地区发生的一切负责。我们还注意到,戈拉日德现象完全不是一个孤立或异常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历史充满相对或相似的事件,在整个危机中,有些情景在该共和国各地区变得太常见了。

决议草案重申了安全理事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责任,并指出那里的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至少可以说,面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重大利害关系,仍持冷漠态度将是一个致命错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从根本上说,神话般的、富有侵略性的和蒙昧主义的民族主义正同开放、宽容和人类团结的精神对立。

我们要求立即停止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的敌对行动,因为当务之急无疑必须是停止流血。与此同时,停火安排决不能事先判断最后政治解决的参数;它也决不能冻结暴力造成的局势,不管国际社会作出的决定和参加前南斯拉夫

危机会谈的当局和个人的指令如何。

匈牙利继续支持旨在实现政治解决危机的外交努力。有鉴于此,现在正加紧进行的有关磋商也应该顾及该地区各国的利益和立场。由于现在正努力寻求最适当的手段结束戈拉和德的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人们非常自然地忆及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的制裁制度这一问题,因为这一做法等于是联合国武库中一个促进前南斯拉夫冲突解决的重要工具。

作为多瑙河畔的一个邻国,匈牙利在过去两年中因这些制裁而遭受重大损害和损失。然而,十分清楚的是,在目前严重情况下,可能使放松或最终取消制裁成为可能的政治条件仍未满足。

因此,我们表示希望,当这项决议通过时,它及各项主要主动行动和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接触将能够恢复和平进程的势头并使我们更接近这场可怕冲突的结束,毫无疑问,这场冲突将仍是我们时代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匈牙利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具有的毫无疑问的技巧将使你很好地主持安理会工作。我还要向法国常驻代表默里梅大使表示祝贺他在3月份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不幸再次面临一个既成事实;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再次向它们表示极端蔑视并对它们进行历史性侮辱。我们有权利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严重关切: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武装敌对行动和侵略继续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有关的安理会决议仍是一纸空文,遭到践踏。

联合国正成为其对手手中的工具。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部队指挥官米歇尔·罗斯爵士将军明确地谴责塞族部队公开利用联合国部队的行动来掩盖其攻势并无视他们自己向国际调解人所作的所有保证。

尽管戈拉日德局势此刻不明朗,并且我们所获得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但必须重

申，包围或部分或全部占领戈拉日德所造成的后果决不能被安全理事会所接受。还必须重申，波斯尼亚塞族必须尽早完全停止，这显然需要安理会采取坚决态度和进一步主动行动。

我们现在获悉，正在展开活动活动以举行一次高级会议，也许甚至是一次首脑会议。我们担心的是，这些准备工作显然需要时间。危险是，与此同时，可能会发生其他大屠杀和更多的流血。因此，有必要不仅为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做准备工作，而且要确保在举行会议时，局势将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就关于今天不存在，但到那时可能成为既成事实的危险的要点重开谈判。

安全理事会必须按《宪章》第二十四条承担起其责任。它必须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保护和充分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它必须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人撤出所有被占领土。

戈拉日德是一座被围困之城。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须立即解除这一包围以及对其它安全区和其它被围困的波斯尼亚城市之围。它必须指示联保部队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该问题的决议采取紧急、必要行动，以保护安全区。

萨拉热窝禁区必须扩展到其它安全区。戈拉日德局势是特殊的。必须从受害者的角度而把对侵略者采取的任何国际行动看作是有效的。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要迫使波斯尼亚塞族人从安全区撤走所有重型武器和部队，并撤退至他们不会再对这些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距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应保卫居民。

我们都知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一直被有意地剥夺任何自卫的方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紧急考虑不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施用1991年9月25日第713(1991)号决议对前南斯拉夫所实行的武器禁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联合国的一个主权独立的会员国，因而有权享受《宪章》规定的一切权利，包括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利。

只要继续以不公正、非法和危险的方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塞族侵略者的“种族清洗”政策也将继续执行。最卑鄙的侵略者是那些袭击甚

至躺在医院病床上者及没有自卫武器者的人。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将成为侵略者的帮凶。

我国代表团多次在此及在大会中指出，不应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用第713(1991)号决议；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想了解这一立场的详情者可在于1993年4月19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3201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中找到。

联合国成员和国际社会其它成员都应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使它行使《宪章》第七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其固有的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大会去年12月赞同了这一观点。

这场悲剧的后果不仅对波斯尼亚、而且对巴尔干地区及整个欧洲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任何实行种族或其它任何一种“清洗”的集团，都不会有助于一个民主的欧洲。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在其任何一地区得到胜利的欧洲，是不会有任何稳定的保证的。这是历史的教训。

如果要举行一次高级会议，就必须了解到公然的侵略已在波斯尼亚发生。把冲突双方看待成两个在道德上相同的方面，将等于把正义和非正义等同起来。一方面是由相信侵略、驱逐平民和“种族清洗”是绝对自然的行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另一方面是成为被国际法律论坛认为是种族灭绝的“种族清洗”行为受害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波斯尼亚人民。每当我们谈论一种受害者代表和种族灭绝执行者坐在同一桌旁的谈判解决时，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波斯尼亚塞族人及其在贝尔格莱德的保护者多次表明，他们不想履行其许诺。因此，重要的是任何首脑会议不仅应考虑目前的和平，而且还应考虑确保在必要时通过国际文书使和平得到正式保障，以及遵守各方同意作出的承诺。首脑会议必须承认和保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完整；否则就永远不会有得到保证的和平。因此，被波斯尼亚塞族人占领的波斯尼亚土地，必须归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我认为如果事态继续这样下去，如果塞尔维亚当局继续对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施以有系统的暴力行为并还在科索沃、桑贾克和伏

伊伏丁那也这样做的话,我们应当认真地对此有所警觉。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为所欲为。今天是戈拉日德,明天将是其它安全区,后天则会轮到前南斯拉夫其余地方的非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头上。

如果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的话,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必须充分意识到它们的国家同意大利和日本一样于1919年9月10日签署了《圣日耳曼条约》。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前王国也签署了该条约。前南斯拉夫各国为其合法继承国。1919年的《圣日耳曼条约》仍然有效。它保证科索沃、桑贾克和伏伊伏丁那各少数民族的一切权利以及天主教徒、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和其他人的权利。

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塞族极端民族主义者深知他们无所惧怕并且不必为他们在波斯尼亚的罪行和造成的毁坏付出代价。我国代表团再次提出设立一个委员会以对战争损害问题加以研究的建议,这也将是我的结论。这项研究应成为对塞族和贝尔格莱德所应进行的赔偿作出估价的基础。它也会成为促使侵略者在枪杀和屠杀之前考虑其必须伏出的代价的一个基本因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厅议席就坐并发言。

西塞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愿就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且以我国代表团名义感谢你为指导安全理事会四月份工作所付出的努力。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让-贝尔纳·默里梅大使表示祝贺,他十分胜任地领导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华盛顿纲要协议的签署和安全理事会第900(1994)号决议的通过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即一种和平、谈判解决方案终于可能出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并且国际社会对萨拉热窝集市屠杀事件的反应会标志着这场针对我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进行的侵略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今天不得不注意到，在侵略者眼中，从萨拉热窝的撤离无非是转移视线以便在这场风暴过去之后继续执行贝尔格莱德所设计的马基雅维尔式的方案，其目的是通过“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方法动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和主权实体的存在，这是十分清楚的。

令我们大为遗憾的是，目前困扰戈拉日德的悲剧是整个一系列军事入侵行径的延续，这种入侵在三月和四月份期间在斯雷布雷尼察、马格拉伊、巴尼亚卢卡、普里耶多尔和萨拉热窝本身已使塞族人确信，国际社会无动于衷并且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事。

阿卜杜·迪乌夫总统阁下以其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六次首脑会议主席身份于1994年4月9月致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会国国家或政府首脑，信中说：

“……威胁使用可信的空袭必须扩大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的全部地区，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第836(1993)号决议所确定的安全区。

“此种威胁尤为必要，因为塞尔维亚军队目前似乎在利用国际社会集中注意萨拉热窝这一事实以便对其它安全区发起拼命的攻势，特别是在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西北部；其目的则是将他们从非塞族人口中“清洗”出去。

“目前令人担忧的是，在没有制止塞族一方寻求军事胜利并使其以诚意进行谈判的强有力行动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努力和对2月5日萨拉热窝悲剧事件后和平所抱有的巨大希望将成为泡影。”

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支持扩大北约组织空中支持并将萨拉热窝禁区的模式扩展到其它安全区的建议。

虽然该建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使人遗憾的是，这未能对危及6万5千人生命的人类悲剧作出立即反应；他们在此刻手无寸铁并受到塞尔维亚侵略者的任意摆布，正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刚刚证实的那样。

捍卫戈拉日德安全区不仅关系到其余无辜平民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我们

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信誉问题。这种信誉涉及其宣称的结束侵略和对一个会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全的侵犯的决心以及用诉诸武力作为表达国家政策的手段的决心。

如果事实证明联合国无法汇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履行其责任并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勇敢的人民得到防卫的话，那么拒绝向该共和国提供其依照《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正当自卫权利的手段在道义上也是无法接受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作为一个紧迫事项，澄清第713(1991)号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适用问题并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规定的武器禁运。

如果确实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过去两周的经验已表明，通过有信誉的谈判谋求公正和持久解决首先要求建立军事均势，使侵略者接受完全停止敌对行动并秉诚意达成可靠的解决办法。

过去，唯有坚定的决心才能使国际社会制止象塞尔维亚侵略者那样毫不迟疑向集市、医院、学校和难民中心开火的领导人的罪行、傲慢和背离真理。

如果我们要通过采取所有适当行动，扭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后果，来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该国的冲突，则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抱定同样的决心。

必须加强和继续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外交和经济孤立。通过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夺取的土地必须退还。

必须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勇敢的人民获得必要的武器，以保证其自卫并使塞尔维亚人对其侵略付出代价。

必须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计划和实行种族灭绝的罪犯必须在国际正义面前对其行动负责。这是我们可以使联保部队、联合国各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成千上万名男男女女在发扬奉献和自我克制精神，执行联合国决定及其怀有的理想时每天所作出的牺牲具有意义的唯一办

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仍然相信,在你的干练指导下,我们对审议中问题的讨论将导致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我还要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法国的默里梅大使表示赞赏,他上个月干练地领导了安理会。

本次会议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持续冲突局势迅速恶化的背景下召开的,特别是在戈拉日德受到恣意围困,该市及其周围地区受到野蛮和不分青红皂白炮轰和攻击,其无辜人口遭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部队残酷虐待的情况下召开的。

在这方面,我们忆及去年的安全理事会第819(1993)和824(1993)号决议,该两项决议首先在斯雷布雷尼察,随后又在萨拉热窝、戈拉日德、热帕、图兹拉和比哈奇建立所谓的安全区。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代表团的理解是,这些区域将是暂时的,将确保平民的安全,保证国际军事存在并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它人道主义机构不受阻碍地驻留,以及确保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免遭军事攻击。

在这方面,我们还认为应该忆及秘书长1993年5月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如果侵略者一开始接受设立安全区,但后来却拒不撤出其部队,联合国怎么办?届时它是否会给安全理事会使用武力并迫使他们撤出扫清道路?面对日益疯狂的塞尔维亚侵略及其所造成的过高人命损失和物质损害,对这些问题作出可信的答复对波斯尼亚人民来说,现在已成为当务之急。塞尔维亚军队在庄严保证遵守多次停火后,又发动了一场恐怖攻势,毫无疑问,其意图是征服和奴役戈拉日德居民。

这次无情轰炸的目标包括医院和难民场所,其后面的军事目的同样不言自明：打通使塞尔维亚同波斯尼亚南部非法所控领土相连的道路。我们绝不能对戈拉日德严重局势对波斯尼亚共和国领土完整和独立造成的后果视而不见。

该市即将沦陷表明有限使用武力毫无成效。规模太小并姗姗来迟的有限空袭没

有遏制侵略者。残酷的事实是,仅几次轰炸没有给被包围的波斯尼亚人民提供保护。看着戈拉日德的防御瓦解,塞尔维亚的坦克开入一个联合国已宣布为“安全区”的地区无疑是国际社会感到丑辱的时刻。这些安全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不断遭炮击的地区、没有围墙的监狱和难民营。

这种不堪忍受的局势已使波斯尼亚人民沦入可能是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的境地。有人已正确地把它描述为残忍。这不仅要求立即解除对波斯尼亚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而且也要求改变联保部队的任务。这还要求对塞尔维亚的指挥部、弹药库和重武器采取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

今年二月在雅加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磋商会议曾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更有效措施,以便制止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和屠杀。该会议还提出了就波斯尼亚问题召开一次结构恰当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

施压、谴责、警告、制裁和孤立都没有说服塞尔维亚人不发动其谋杀攻势和不随意违反其承诺。现在本神圣机构的信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在旦夕。不言自明的是,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行动现在是当务之急。必须强制推行戈拉日德和其它城市作为安全区的地位。必须免除安全理事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武器禁运。

同时,必须谋求采取新的外交主动行动,以便在戈拉日德及其附近地区,乃至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建立停火,并努力以政治方式解决冲突。

最后,必须确保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自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及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值此安理会再次不得不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悲惨事态发展之际,你被一致公认的品质保障了我们审议的成功。

仅在几周前,在安全理事会审议萨拉热窝中央市场恐怖屠杀时,许多会员国要求向安理会本身宣布的六个“安全区”提供有效的国际保护。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强调,国际社会在塞族制造的越来越多的既成事实面前不能继续采取挖空心思制定和常常实施不善的妥协立场,塞族方面的无情策略就是要以“种族清洗”和消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穆斯林人民来夺取领土。

塞族对戈拉日德市的侵略和暴力造成了民平民和国际人员的伤亡,这证实塞族的扩张和驱逐计划正在继续。这一波无情的侵略和暴力具有向国际社会发出公开挑战的所有惊人的特征,因为它一方面拘押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另一方面袭击帮助执行联合国决定的飞机。

在过去两年中,面对符合种族灭绝定义的一场野蛮战争,我们的集体良知特别感到难受,联合国对其一个会员国的命运经常举棋不定。实现谈判政治解决的希望损害了实施国际法的决心,削弱了要在侵略升级面前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愿望,以至于侵略者相信,他们的恐怖的升级将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将对此习以为常。

在这个意义上,戈拉日德正在变成一次真正的考验。如果国际社会不迅即投身于积极的行动,阻止侵略者制造又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必须担心历史将记录下,法律同武力的较量在戈拉日德不可扭转地解决了,造成无法估量的恐怖后果。

阿尔及利亚曾坚决谴责了对戈拉日德的致命包围,我国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呼吁召开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特别会议,以便采取集体立场,促进组织制止塞族侵略的有效的国际行动。

在谋求和平解决冲突局势时有时存在一种趋势,以无法察觉的方式混淆了侵略者和受害者地位之间的差别,并要求后者作更多的让步。武器禁运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得不到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利的手段,有些人设想将分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人民的领土不断缩小,这两者看来表明了这一趋势。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加速恶化证明,实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要求严格实施国际法的准则;而根本不是根据力量对比进行妥协。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完全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国际上对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其人民的保护是绝对必要和迫切需要的。即便在这么晚的阶段,现场的有效威慑步骤能够使不可逆转的情况不实际出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并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的能力、智慧和高超领导能力的信心。这些使我们希望,本次讨论将作出认真的决定,使本次会议成为国际上阻止塞族对波斯尼亚人民的侵略的不坚定努力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波斯尼亚人民因为其特征而受苦。我也很高兴地感谢你的前任默里梅大使,感谢他在主持安理会上个月工作时所作的努力和所显示的能力。

由于塞族对波斯尼亚人的顽固态度,会员国再次开会审议塞族民族主义者犯下的“种族清洗”罪行的又一章,塞族的目的是要实现把波斯尼亚人的领土上的主人和居民赶走之后加以占领的罪恶企图。会员国从戈拉日德的角度看待波斯尼亚悲剧这一恐怖的章节,根据安理会的分类,该市是所谓的“安全区”。同该市的现状对比,这一分类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们的耳边回响着这个被围困城市不断受到炮轰的声音,这种炮轰不分该市的医院和守卫者的战壕。

由于通过安全理事会保证波斯尼亚人安全的联合国完全束手无策,甘心放弃参加者的作用而成为旁观者,这种讽刺意义变得更清楚了。由于我们是在本国际组织中代表国家和人民的人,我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因为塞族的罪行持续太久而感到习惯了,以至我们的感觉已经迟钝,无法为其所动?我们难道开始在伤者的呻吟中听到了音乐的曲调?因惊恐而把头埋在母亲胸口哭泣的波斯尼亚孩童的哭声是否变成了校园的歌声?我们是否开始在担心遭受奸污的可怕时刻到来的年轻处女的眼泪中看到了为婚事作准备的少女眼中的喜悦?我们难道无法同情为其子女的安危担忧而同时又决心捍卫国家的父母?他们的子女受到一个不受任何物质和道义威慑的横冲直撞

的妖怪的压迫。

难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同情那些母亲的能力?这些母亲在失去丈夫后对未来的恐惧,由于要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以减轻孩子的恐怖的痛苦而加剧。难道在西方人权已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口号,或是掩饰西方无止境的实利主义的一种门牌?不然的话,欧洲怎么能够接受在本世纪中再度成为少数民族的一个坟场?是不是因为这次受害的是穆斯林?

我希望别人不要以为我的发言是煽动感情,撒布悲痛的种子。我的目的是说明塞族的罪行还在国际社会的良心上刻下创伤的深度。这种创伤只会激励人们去思考,去汲取教训。

从波斯尼亚悲剧中得出的第一教训是,联合国可能不是贫穷的民族或小国的避风港。我们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拯救联合国的声誉和信誉;离开这些原则,整个世界将不会在合作、发展与建设的事业中寻求安全、稳定与和平,而会滑向战争与破坏。虽然我国代表团充分尊重和欣赏联合国会员国和各非政府组织所做的救济工作,以及它们一再促请交战各方谈判求得政治解决的努力,但这些并不足以让联合国推卸它制止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侵略的首要责任。

鉴于在戈拉日德所发生的事件,对被围困在安全区中的波斯尼亚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充其量只是养着他们,使他们不死于饥饿、营养不良或疾病,而死于刀枪或炸弹之下。从谈判至今所进行的方式来看,它们遗憾地成了塞族的烟幕,用以争取时间,实现他们最终的侵略目标。

如果说迄今所发生的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只有在以严肃行动遏制和制止塞族的侵略相配合时,谈判和救济工作才能给联合国带来真正的骄傲。要做到这一点,塞族必须感到,他们正为他们的侵略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克林顿总统昨天讲的那样。为了实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强调,联合国对塞族的新政策应该以三个支柱为基础。

第一,必须确保对安全区的保护和继续对这些地区的救济工作。第二,安全理事

会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和争取和平的努力的所有决议必须得到执行。第三,必须立即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剥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宪章》享有的正当的自卫权利,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三个支柱上发展,而不是其中一个或两个,是遏止塞族侵略者,加重他们的侵略代价的唯一办法。

最后,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进行一场一般性辩论。我们希望安理会成员能使这次会议成为联合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制止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公然侵略,挽救联合国的信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恩京·艾哈迈德·安赛义先生。安理会已按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赛义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最热烈地祝贺你在此困难时刻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相信,你的丰富经验和众所周知的专业技巧定能帮助你干练地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法国常驻代表默里梅大使干练地指导3月份安理会工作的成绩。

伊斯兰会议组织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特别是对在联合国安全区戈拉日德发生的各种非人道的野蛮行径和公开杀害平民和医院病人的情况,深感关切、失望与愤怒。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和整个伊斯兰集团最近在纽约举行会议,讨论在整个波斯尼亚,特别是戈拉日德存在的极端严重的局势,并同安全理事会协调行动。

结果,会议决定,除其他外,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成员国外交部长应在下星期初在纽约举行一次特别部长级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作其他必要的交涉,其明确目的在于确保联合国根据安全理

事会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各安全区。

与此同时,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阿尔加比德先生促请本机构采取有效步骤,贯彻执行有关保护安全区,特别是穆斯林飞地戈拉日德的各项安理会决议,该城现在正被塞族部队攻陷,他们屠杀城中的每一个人。阿尔加比德先生已写信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反映伊斯兰世界对塞族最新的暴行问题的感受和敏感关注。

对戈拉日德的肆意和野蛮的攻击,杀害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士兵,绑架联合国人员,破坏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抢走重型武器,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飞机,以及联合国保护区中数以千计的穆斯林遭受屠杀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应该足以证明塞族对联合国的蔑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径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侮辱,而且在整个文明世界的良知上留下一个难以清除的污点。有关联合国正在考虑把联合国人员撤出戈拉日德,进而放弃那里不幸的居民遭屠杀的消息,令人极其失望。

有些论调也让人听了不安,即北约不应该"支持哪一方",而必须保持"中立",因为北约有效的干涉能"改变"那里的军事局面。这些意见绝对是姑息塞族侵略者,是对有关的各个有实力、有威望的机构的一种耻辱。

伊斯兰会议组织还促请安全理事会授权采取有力的报复行动,包括北约对塞族侵略者进行空袭,防止在戈拉日德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继续下去,防止冲突扩大到其他地区,特别是泽帕和斯雷布雷尼察。同时,安理会应该立即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

在这方面,伊斯兰会议组织认为,排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的任何措施都是违宪的。在任何情况下,有关对前南斯拉夫实行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不适用于独立和享有主权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它和面临侵略的任何其他主权国家一样,享有《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每一项权利。应该受到禁运严格约束的唯一实体是塞尔维亚侵略者。

让波斯尼亚政府能够自卫的必要性现在变得更加迫切,因为最近有报告指出有塞尔维亚正规军驻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黑山自冲突开始以来一直违反武器禁运,不断向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代理人提供武器和设备。

伊斯兰会议组织警告指出,如果对戈拉日德联合国保护区的穆斯林的屠杀继续下去的话,那将给整个区域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并给联合国的权威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在这方面,它请求俄罗斯联邦重新评估它的政策,利用它对塞尔维亚人的重大影响力防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和其他人的种族灭绝,这尤其是鉴于俄罗斯副外长丘尔金先生最近遇到的不幸经历。他在与塞尔维亚一方进行了不知疲倦的谈判后指出,他从未听到象从塞尔维亚人口中说出的这么多谎言。

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前的状况,利用手中一切可能的手段制止塞尔维亚的侵略和暴行奋起捍卫国际法和道德准则。

伊斯兰会议组织还认为,为了捍卫国际正义,为了防止发生更多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其他危害人类罪,为审理在前南斯拉夫所犯下的罪行而设立的国际战争罪法庭应立即开始运作。

两年来,我们组织的成员和其他一些国家及其他机构在安理会、大会和其他国际论坛多次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发出呼吁。在20多万波斯尼亚人丧生后,现在的确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时候了,这样才能维护我们这个最高机构的信誉。如果联合国系统及其理想和北约组织的安全保护伞崩溃的话,这个世界将不可能成为后代生活的更美好地方。

我们欢迎决心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体面和平的每一项有益的倡议。但是,我们谴责并断然拒绝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及其塞尔维亚的主子不停地说出的谎言,包括今晚在这里毫无羞耻地说出的谎言。

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前曾多次声明,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进程应该确保以下要素:

第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和统一;

第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土在地理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可防御性；

第三，迫使塞尔维亚人归还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办法夺取的所有土地；

第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保留通往萨瓦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主权出口；

第五，萨拉热窝依然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分裂的首都，作为一个完整、容忍和统一的象征；

第六，使难民和无家可归者回归家园；

第七，为执行和平协定提供国际保障，为今后的安全提供保障。

最后，伊斯兰会议组织重申，坚定不移地坚决支持波斯尼亚人民反对侵略、种族灭绝和种族/宗教清洗的正义斗争。伊斯兰会议组织完全赞同波斯尼亚政府在和平解决这场冲突的原则上的建设性立场。正如我以前在安理会所说的那样，如果有关各方不能确认波斯尼亚人民的合理要求，那么整个巴尔干地区将不会有和平，并危及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赛义先生阁下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刚收到了苏丹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有关安理会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发言，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埃尔丁内先生（苏丹）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完全相信，你众所周知的能力和你的外交经验将有助于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取得成功。我还高兴地赞扬你的前任、友好的法国的常驻代表干练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

我前面的发言者一致地描述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悲惨局势及其对

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尤其针对塞尔维亚人最近在戈拉日德市发动的攻击作了描述。该城的居民正在遭受塞尔维亚军队的野蛮罪行和屠杀。他们坚持其侵略行径,继续侵犯人权,违背国际法原则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

国际社会不能制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会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塞尔维亚的侵略的继续无疑将加剧一些小国的恐惧,他们只有依靠《联合国宪章》来捍卫自己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如不采取必要步骤制止侵略,就会使这些国家失去对这个国际组织的信任。这还会鼓励有领土野心的国家无视国际社会,推行侵略政策,以实现它们的目标。

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塞尔维亚人在谈判进程中采取的耍花招、拖延和搪塞伎俩,他们是想争取更多的时间,通过特别是在被围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设立的"安全区"进行最野蛮的屠杀来强加他们的既成事实。国际外交至今未能达成这样的冲突解决办法,它们以国际合法性和国际法原则为基础,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同时通过不承认侵略行为和以武力占领领土的结果来遏制侵略者。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人民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特别是其穆斯林社区因塞族公然的侵略而遭受的苦难表示了深切悲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谴责了塞族侵略者的野蛮做法并一再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以阻止侵略并停止危害人类罪。我们认为,各方之间分歧的解决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及国际法,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历史性挑战,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必须承担《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责,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通过实现以下目标来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安全:所有塞族部队撤出自危机爆发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领土;释放被塞族部队拘留的所有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他们根据安理会决议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停火,作为就实现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的公正、持久和全面政治解决进行

真正谈判的前奏曲；继续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经济禁运；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不必要的武器禁运。

关于最后一点，我国同本国际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国一起重申，我们完全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享有自卫权。我们深信，解除武器禁运将真正地支持未来的和平谈判。

其他目标是：加紧国际努力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畅通无阻，在途中不遇到塞族部队设置的任何障碍；北大西洋组织（北约）对在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号决议中确定的所有安全区中塞族侵略者发动空袭。

最后，我们重申，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使塞族领导人放弃其扩张主义野心及其“种族清洗”政策。这些措施还应确保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得到执行，并且实现基于安理会有关决议和国际法原则所代表的国际合法性的公正、持久及和平的解决，以使该地区能够恢复和平、安全与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瑞典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知道，在你的英明指导下，安理会得到妥善掌管。

我作为一个向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提供一支相当大分遣队的关切的欧洲国家，一个积极参与减轻波斯尼亚人民痛苦的人道主义努力的国家，一个给予来自前南斯拉夫约10万人民庇护的国家代表发言。

联保部队显然在波斯尼亚需要更多的地面部队。因此，瑞典欢迎安理会正在讨论的关于这一议题的决议草案。必须把必要的资源和部队提供给本组织使用。各会员国对此应负责。没有我们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所有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受严重削弱。为了鼓励这种支持，应定期与提供部队国家进行磋商。就其而言，瑞典将在今后

几周内再向波斯尼亚派遣一个机械化步兵连。

不充分的支持不仅将不必要地危及这项行动的安全和成功,而且还将使公众对联合国行动的看法和这种行动的未来可能性遭受危险。

瑞典支持联保部队和北大西洋组织(北约)采取更坚决和坚定的态度。联保部队必须得到必要的保护。关于扩大使用空中力量,必须在战略和政治范围内加以考虑,要目标明确,地面资源充足,以及充分考虑到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工作人员的安全。使用空中力量不能解决冲突。它是国际社会对付针对毫无防御能力平民的令人发指的袭击的最后一招。这将不表明联合国偏袒任何一方。明智而审慎地使用空中力量应被视为国际社会对那些无情地蔑视国际法的人作出的反应。

安理会在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的国际努力中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对各方施加一致的、坚决的政治压力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先决条件。大国在这一方面负有特别责任。

必须迫使波斯尼亚塞族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他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的关系。

国际社会一致支持采取强有力行动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无谓的屠杀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应以同样的决心和共同行动努力重建和恢复前南斯拉夫并遣返难民。

瑞典欢迎举行一次关于波斯尼亚问题高级会议的建议。这个进程将受益于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国家,包括为了共同目标坚定地联合行动的主要提供部队国家代表的持续出席会议。

关于眼前地面局势,我们认为值得吸取两个月前萨拉热窝的经验。这一范例可作为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号和836(1993)号决议中指定的所有安全区的出发点。如果塞方不立即履行其承诺、停止炮轰和撤出戈拉日德地区,联合国必须考虑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在戈拉日德部署联保部队。 这种部署必须伴有使用空中力量的决心。

不要让人对国际社会维持制裁直至解除制裁的条件已得到满足为止这一强烈意图有任何误解。维持制裁使邻国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减轻这一困难的努力应进一步改进。

此外,我们认为,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

让我最后表示,我国政府希望采取共同和果断行动,向各方施加进一步压力以结束这场可耻的战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瑞典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塔纳拉贾辛甘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特别是在审议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局势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期间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完全相信,由你任主席,对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其它成员的职责将得到履行。你的前任、法国常驻代表指导安理会工作的干练方式,也值得我们的祝贺。

马来西亚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对被联合国指定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一个安全区的戈拉日德的危险局势深感不安。我们对65 000波斯尼亚人面对的孤立无援和严峻局面感到悲痛,其中数百人已成为塞族侵略者屠杀和暴行的受害者。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无力采取有效措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护安全区和阻止"种族清洗"及种族灭绝,感到愤慨。我们对秘书处为参考安理会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而紧急和优先关注戈拉日德人民困境和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感到沮丧。

如果今天一个安全区可随意受到威胁,其无辜平民被屠杀,那么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它地区及集体安全的概念意味着什么?

马来西亚认为,对戈拉日德的轰炸是罪恶的"种族清洗"政策的继续而且是塞尔维亚人建立大塞尔维亚计划的一部分。马来西亚将继续坚决反对接受以使用武力所实现的既成事实的任何行动。

塞族最近这次在安全地区的行动，公开表现出塞方以挑衅方式违抗和完全无视联合国。它代表着对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必须绝不含糊地迎击这一公然挑战。不能应付这一挑战，将造成对联合国一个成员国及其人民的继续攻击。不能迎接这一挑战，将会损害安理会信誉并使人对联合国本身的权威产生质疑。不采取行动只会驱使塞族人进一步犯下兽行和以武力获取领土。

塞族的行为和侵犯，由于联合国和主要大国缺乏政治决心和优柔寡断而更加胆大妄为。当一架北约飞机被卷入交战或维持和平人员最近在戈拉日德被打死时，国际社会并未做出适当反应。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以及主要大国和秘书处，无法逃脱对戈拉日德严重局势的责任。

马来西亚外长在4月20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欢迎

"秘书长决定给北约秘书长一封信，以授权使用空袭来保护所有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

我们殷切希望，北约将毫不犹豫地做出积极而且迅速的反应。北约应按照《宪章》第八章表明其严肃的决心。否则它将冒损害其信誉和效率的危险。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不应允许塞族人嘲弄或公然违反安理会的决定。

事态正开始声明，任何推迟采用充分措施以保卫戈拉日德安全区的作法，将是致命的，会导致进一步人间灾难。来自戈拉日德的报告强调该城人民期望国际社会在其需要时刻不会使他们失望。这些报告进一步指出，波斯尼亚人宁愿死于为保护他们而投下的炸弹，而不愿被塞族人侮辱后杀害。不能让戈拉日德变成塞族人的又一个屠戮场。安理会必须行动而且立即行动。对塞族侵略者的信息必须明确严正。必须使塞人意识到其行动的愚蠢，即侵略和"种族清洗"不会有好处，而国际社会将对其公然无视安理会决定的作法做出坚定反应。

当安理会继萨拉热窝市场爆炸后于2月14日举行辩论时，我国代表团主张有紧迫的需要进行空袭。自那时起，曾两度占用空中力量。这些反应十分有限；而且只是敷衍办法。它们未能产生预期的影响。相反，塞族人利用这种敷衍作法，继续攻击。我

们要求北约立即行动。北约关于以空袭保护所有安全区的决定,将向塞族人提出明确的最后通牒。必须使塞族人撤走和交出其重型武器并返回到谈判桌来。没有执行力量的外交不会对塞人产生作用。北约当局强硬起来的作法,肯定可用作实现真正谈判的武器。

关于把适用于萨拉热窝的禁区概念扩及所有联合国指定的其它安全区的建议,值得我们的考虑和支持。尽管该建议并非最终解决办法,但在萨拉热窝问题上有其适用性。然而,我们需要保持警惕,以确保扩展这些禁区及保护所有安全区的概念,不会鼓励塞族人把其攻击从戈拉日德和其它地区转向未受联保部队保护的非安全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必须予以维持。必须以包括对供应线和指挥中心进行空袭在内的有效反击来制止塞族人的冒险主义的扩张主义。

如果让塞族人的这种暴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安全区之外的其它地区重演,波斯尼亚人将无以自卫。如果该国政府和人民被阻止按《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行使其自卫的根本权利,谁还会保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要再次重申,特别是当联保部队未能向波斯尼亚人提供保护时,理应让他们保卫自己。作为一项紧急措施,我们敦促安理会立即和根本取消武器禁运,以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行使其自卫权利。

取消武器禁运以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得以自卫的普遍呼声和呼吁必须得到响应。

塞尔维亚最近的入侵行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联邦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与克罗地亚之间成立邦联方面近来出现的积极发展转移开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以便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寻求一种全面解决方案。我们认为,旨在实现波斯尼亚问题政治解决的任何倡议都应得到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的建议受到美国总统的欢迎,这可能成为寻求一项解决方案的另一个途径。

但是必须使塞尔维亚人感受到其内在的信息。必须使他们懂得侵略得不偿失并

且国际社会的决心不可随意被忽视。拟议中的高级别会议应包括其它国家,即那些为联合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持和平部队提供军队的国家。

马来西亚认为,安全理事会根据其第824(1993)和第836(1993)号决议具有采取行动的授权。安理会和秘书处未能充分地实施这些决议助长了塞尔维亚对戈拉日德安全区的入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应当加强联保部队并使其有效地挫败塞尔维亚的侵略。尽管最近联保部队内一名马来西亚士兵不幸丧生,但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有决心保证联保部队将完成其使命。我们参与联保部队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继续给予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厅议席就座并发言。

塞姆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国政府谨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近发生的人类痛苦表示深切的悲痛。戈拉日德的局势尤其具有悲剧性。战争的残暴已致使平民人口遭受巨大痛苦,这是全然无法接受的。我们还强烈谴责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将联合国士兵作为人质并以其作为谈判筹码的作法。

联保部队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必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地区受到充分尊重。我国政府作为在前南斯拉夫的联保部队的重要部队捐助国以及人道主义救济工作的最大捐助方之一,认为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同时,我们愿赞扬联保部队人员在履行其职责时表现出的不懈精神和勇敢。

联保部队正面临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我们以为,北约组织继续给予支持对于这一行动有着至关重要性。

挪威支持安理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并对其得到通过表示欢迎。联保部队需得到更多的地面部队的支持以加强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作用。我们正准备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部署一个后勤营,这将是我们在前南斯拉夫对联保部队提供的近700名军事人员和民警以外的新的增加。

前南斯拉夫的局势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挪威仍然坚定地认为,冲突只有通过谈判以政治途径才能获得持久解决,并且任何拟议中的解决方案必须得到冲突各方的同意。据此,我们才对谈判进程和联席主席欧文勋爵与托瓦尔德·施托尔腾贝格的努力给予了支持。我们仍对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具有信心并认为它是国际间参与这些谈判的主要论坛。我们也欢迎美国与俄罗斯联邦对在该地区实现和平的努力作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参与。在此方面,我强调协调国际外交努力的重要性,并希望这种努力能够结束这场无谓的战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奥地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祖哈尔里帕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在此项和其它事项方面你指导安理会工作时表现出的典范;你在沟通渠道方面考虑到了非成员国的利益。

过去二周以来,波斯尼亚塞族部队针对戈拉日德市的新的侵略行径已经导致无辜平民遭受到难以言状的进一步悲剧,并且使国际社会再次面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的严酷现实,这种现实已经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在今天下午为我们作了生动描述。

波斯尼亚塞族的攻势还包括戈拉日德附近的平民目标,进而导致大量村庄遭到有系统的毁坏。这样,戈拉日德周围平民的绝望局面又进一步恶化并且害怕遭受屠杀的难民人数以数以万计数字增加。

安全理事会1993年5月6日的第824(1993)号决议宣布戈拉日德为安全区,这应当将其免于武装进攻及任何其它敌对行为。安理会在1993年6月10日的第836(1993)号决议中通过了实施该决定的具体措施并使安全区的概念成为可行;我国长时间以来也一直倡导这一思想。同诸多以往情形一样,人们满怀希望并承担起了责任。

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前南斯拉夫不断恶化的局势时曾反复强调如下各项基本原则:比如必须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允许以武力

获取领土，谴责“种族清洗”作法，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以及保证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

的确，包括保护前南斯拉夫所有地区各种族集团权利之必要性在内的这些原则的多数已经成为旨在和平解决前南斯拉夫冲突的一切努力的基础；这种努力开始于卡林顿勋爵于1991年9月在海牙主持召开的欧洲共同体会议。但是，在将这些原则变为现实方面收效甚少。

让我们明确一点：戈拉日德城内和周围的最新事态发展导致了后冷战时代本组织和国际安全体系的信誉的戏剧般的丧失。

在此处及危机的其它地区，联合国承担了重大责任；这些责任哪怕遭到挫折和失败也必须加以履行。半心半意的措施是不够的。需要发出充满决心的信号以便在受害者和侵略者眼中为本组织恢复声望和信誉。

首先，必须按秘书长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发出的请求和无林顿总统4月20日的声明，通过具体行动最后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并定义的“安全区”概念。

已变得非常明显的是，面对不守诺言和在谈判过程中一再多次采取拖延战术，无法实现政治解决。这是不能接受的。否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惨局势就会造成远远超过直接冲突地区的危险后果。如果允许侵略在此成功，则在其它冲突地区捍卫和保证国际法基本准则和防止诉诸军事手段成为人们接受的实现政治和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就更加困难。

因此，为实现全面政治解决加紧各项努力更为必要。只有通过所有那些可以施加影响，确保各方遵守其义务的各方密切协调与合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因此，我们支持叶利钦总统要求进行此类协调的呼吁，这应特别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俄罗斯和美国。

我们欣见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首先处理了戈拉日德局势所造成的最紧迫问题。该决议草案在要求进行密集和平努力同时，还指明了今后必须遵行的有关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点，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必须成为决定性

因素。

最后，我要和前几位发言者一起赞扬联合国保护部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员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所作的不懈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地利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我们的辩论现在几乎已进行了一半。我们现在将再听取一位代表的发言，但按我今晚早些时候在我们开始辩论前提出的建议，有必要短时间暂停会议。

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你将以你的外交技巧在本月份有效地领导安理会。我还要感谢法国的默里梅大使，他出色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一项决议草案再次摆在了安理会面前；我们再次聚会于这个会议厅是为了讨论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人民进行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许多发言者更严厉地批评塞尔维亚人，而且也批评安全理事会未能抵御侵略，而有些人是要求必须维护所谓的和平进程，并为继续采取安全理事会指导和管理的零碎办法辩护。

但是，事实不容混淆。安全理事会面对塞尔维亚人继续侵略没有肩负起它的责任这个事实不能一笔勾销。人们对安理会束缚受害者双手，使他们无法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这个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已给塞尔维亚人继续屠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手无寸铁人民开绿灯这个事实不容辩驳。假如安全理事会在塞尔维亚人违反其第一项决议时就作出迅速和积极的反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就不会不得不面临目前的局势。

在过去三个星期中，戈拉日德市---一个已经宣布的“安全区”--遭到了塞尔维亚人的猛烈炮击，造成几百名平民死伤，几万人流离失所。塞尔维亚人故意攻击平民目标、联合国建筑，甚至医院。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对戈拉日德的进攻是旨在占领该市，继续执行其创建种族“纯洁”的大塞尔维亚的陈旧计划的一种预谋行动。人们

想知道为什么安全理事会不准备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区”。这些安全区是否被用作不解除武器禁运的借口?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保护部队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戈拉日德“安全区”感到震惊。怎么能不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实地的实际局势呢?联合国为何没有以及时和坚定的方式回应塞尔维亚的攻势呢?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立即处理该局势,否则,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信誉将完全丧失。

自从危机开始以来,伊斯兰国家一直要求在公正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我们主张谈判,但条件是侵略者不得采取旨在争取时间的战术。塞尔维亚人已证明,他们把要求谈判作为一种手段,以便对波斯尼亚犯下更多的侵略行径。塞尔维亚人最近曾向联合国和俄罗斯官员保证不进攻戈拉日德,这明确表明了塞尔维亚旨在争取更多时间的伎俩。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做些什么?安全理事会怎样才能纠正其过去的错误?即使把扩大对萨拉热窝实行的“禁区”概念这个构想应用于其它“安全区”,人们怎能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它地区将免遭塞尔维亚人的侵略?我们不应忘记,塞尔维亚人在从萨拉热窝周围撤走重型武器后,已把这些武器重新部署在戈拉日德等地区,并正在那里目前的军事攻势中使用这些武器屠杀平民。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只有一个选择--“取消禁运和发动攻击”--因为旨在保护平民的所有其它机制都已失败。那些反对取消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的人当然应当或至少部分应当对众多无辜百姓在塞族暴行中丧生负责。继续对波斯尼亚实行不公正的武器禁运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联合国系统反击侵略时的束手无策和犹豫不决以及某些安理会成员坚持剥夺波斯尼亚人固有的自卫权感到愤慨。因此,穆斯林世界和实际上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对联合国系统的信誉提出了严肃的疑问,并正在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实际步骤保护他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兄弟。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宣布武器禁运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最后,我谨就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讲几句话。第一,它要求立即达成戈拉日德

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全境的停火协定以及从戈拉日德撤出塞族部队及其重型武器。鉴于塞族曾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先前关于该问题的呼吁以及他们最近没有履行在戈拉日德城内和周围地区实行停火的承诺,决议草案未针对塞族可能违反本草案基本要点发出明确的威胁。

第二,决议草案未处理其他已宣布的安全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严重局势。

第三,执行部分第4段的措辞把受害者与侵略者等同起来。安全理事会这一作法只会鼓励侵略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继续推行种族灭绝。

第四,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加紧努力实现和平解决。尽管国际社会欢迎在《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有关决议基础上实现任何和平解决,但没有任何东西会减轻联合国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抵抗塞族侵略的责任。

最后,决议草案由于未宣布武器禁运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而没有纠正一种不公正现象。不幸的是,决议草案的提案国甚至不准备采纳不结盟核心小组关于审查第713(1991)号决议是否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防御部队的观点。安理会某些成员的这种态度不仅会延长冲突,而且也是对人类良知的污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下午8时55分会议暂停,下午10时35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芬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布莱滕施泰因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再次给予我国代表团机会,就安理会面前的这一重要和悲剧性事项进行发言。

继今年二月份出现的一些十分紧张的时刻之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局势似乎有所改善。炮击萨拉热窝停止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渐得到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政府与波斯尼亚克族之间签署了协议,大大减少了波斯尼亚中部的战斗。

不幸的是,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被安全理事会宣布为安全区的戈拉日德市进行野蛮攻击后,局势则再次变得严峻。尽管波斯尼亚政府军有可能作出挑衅,但塞族部队对该安全区发起的无情攻势仍然是毫无理由的。他们有意地以医院、平民人口、联保部队和人道主义救济人员为目标。相反,必须强烈谴责这种行径。塞族人必须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人道主义基本法的公然践踏,并且那些对此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将要承担个人责任。

芬兰政府坚决支持国际社会制止屠杀的努力。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采取的行动,也支持召开有关前南斯拉夫局势高级别国际会议的提议。

但是,为了使任何努力取得成功,各方都必须最终自己表示真正的和平意愿。作为第一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必须立即停止对戈拉日德的一切攻击,并撤回其部队。

芬兰政府正非常密切和极为关切地关注该局势。我们希望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意识到他们正在犯极为严重的错误和危机严重升级的真正危险。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斯洛文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图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同所有发过言的代表一起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月从许多方面看都是特别困难的月份。我们继续敬佩你在处理安理会面前悬而未决的困难局势时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干、执着精神和技巧。我们也同样赞赏你为使安全理事会工作尽量透明所作的努力及其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所采取的行动。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法国常驻代表让-贝尔纳·默里梅大使堪为典模的领导表示

赞赏,他主持了三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目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审议,起因是联合国宣布的“安全区”之一戈拉日德遭到野蛮攻击,而且此次攻击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的恐怖再次使世界感到震惊,而且我们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制止的血腥屠杀的目击者。

不可能使戈拉日德的悲剧脱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更广泛的现实和制止这场战争、开辟和平道路的努力。迄今已得到许多教训。其中之一,也许最重要的是,除非得到实际和知情分析的指导,否则外交就不能产生必须成果。在这方面很显然,必须时时铭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的性质。它既不是内战,也不象那些热衷通过混淆该战争实际性质限制国际行动的人所声称的那样是宗教或种族冲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一开始就是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侵略战争,而且其实质仍然是一场领土扩张的战争。“种族清洗”的残酷作法,这个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一种形式,就是作为这种战争的工具而发明的。戈拉日德的悲剧只是沿此路线所犯一系列侵略行径中的最近一个行径。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是,在面对侵略军时,没有实力的外交毫无成效。所有参加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和平努力的国际谈判者都有这种经历。另一方面,在进攻戈拉日德以前过去两个月的经验已明显表明,有恰当力量支持的积极行动是可以取得成功的。鉴于这个经验,我们和大家一起,已表示支持秘书长,及其最近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出的呼吁,以期给联合国宣布的“安全区”提供必要保护。这是在制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所需一系列更广泛步骤中的一个必要措施。

斯洛文尼亚政府从来都是毫不迟疑地提出具体建议,目的是为提供有效国际主义援助的各项国际努力并为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制定一个政治解决办法的努力作出贡献。让我忆及斯洛文尼亚1992年7月首次提出并多次重申的在该国建立安全区的提议。另外,大约一年前,即1993年4月,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洛齐·彼特

勒先生曾提议一整套建立和保护安全区的措施并将其提交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外交部长。我们相信,其中一些提议在目前使安全区在人道主义意义上更加安全的努力中仍然具有相关性,在其政治方面仍具有意义。

最近,即1994年2月7日,斯洛文尼亚政府在萨拉热窝平民遭到攻击后曾制定一项载有四个基本点的呼吁书,我们认为,这四个基本点是有意义地谋求解决问题的构架。鉴于一些国家对该项呼吁的内容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很感兴趣,我们已进行若干非正式磋商并将继续进一步探索可行的办法,以便为努力促进有意义的和平进展作出贡献。

必须在制定和平进程取得成功所必要的眼前步骤方面有明确的远见。在这方面,我们愿对近几个月来美国的外交努力表示赞赏。它们都是沿着正确方向采取的正确步骤,而且取得正确成果--总是--需要毅力。我们支持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4月20日的讲话中提议的办法。我们同意,现在是采取积极行动和更严厉制裁的时候了。对被合法制裁方面的任何迁就迹象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并使谋求和平更加困难。

另外,在有关国家继承问题和前南斯拉夫解散和消亡造成的其他有关问题上必须展示同样的决心。我们仍然相信,联合国应该早日明确终止前南斯拉夫的会籍,以便改善真正持久和平的条件。有人仍认为他们将以巩固的领土所得和继续保持前南斯拉夫的名义结束这场战争,让我们不要低估这些人的计划。

在这方面,我愿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不满,即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的领导人没有充分理解这些现实,这使得会议未能取得成功。必须协调争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和平和解决各有关问题的各项国际努力,前南斯拉夫问题会议不应成为该进程的障碍。

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在密集谋求对以任何方式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有关的各问题作出适当回应之时召开的。最后,让我扼要提及武器禁运问题,在最近几周里,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越来越激烈。必须承认,禁运是在前南斯拉夫仍存在时对

其实行，并在1992年的具体局势中扩大到其各继承国的。现在早该作出一项顾及新现实和每个继承国不同情况的决定了。

现在有理由保持武器禁运，并把它作为对过去被制裁的前南斯拉夫的继承国实行制裁的一部分，

需要重新考虑对进行合法自卫，也就是行使所有联合国成员固有权利的人进行禁运的功过。最后，就斯洛文尼亚而言，禁运没有任何理由，也不能针对未卷入武装冲突的会员国，而这种武装冲突促使几年前通过了针对一个联合国前会员国的该措施。

尽管我在发言中也提到一些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间接相关的问题，我们应对办法所针对的问题是清楚的。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应付得法，按照《宪章》的有关条款采取行动，从而满足联合国会员国的期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洛文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波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弗洛索维兹斯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干练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这个月的活动。我也谨表示我们对法国常驻代表默里梅大使的感谢，他最为熟练地主持了安理会3月份的会议。

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断传来的消息深感痛心和恐惧。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目标造成的局面。这确实是不能容忍的戈拉日德已有数百人被杀，65 000人的性命受威胁，我们的反应不能只限于表示愤怒。国际社会对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攻击戈拉日德无辜居民和联合国代表的谴责必须转变为适当和必要的步骤，以停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暴行并扼制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威胁。我们绝不能允许自己向不容争辩地违反国际法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行动低头。

我们认为，必须贯彻和有效地应用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拥有的措施。在此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授权

最近向北约秘书长提出的请求。我们认为,波斯尼亚塞族必须清楚地了解,我们将以充分决心,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停火并把其部队从戈拉日德及其周围撤走。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当强调,应当加强旨在实现区域全面政治解决的努力。

我们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今后的活动不能存疑。应当以尽可能强烈的语气谴责对联保部队人员的骚扰和限制行动,我国政府坚决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并加强联保部队的任务。

我们欢迎克林顿总统昨天的声明。我们认识到能够发挥作用使冲突各方坐到谈判桌边的所有方面进行合作和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性、令人遗憾的是,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敌对行动的外交方面的努力必须得到果断措施的补充。在该地区冲突的现阶段这些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波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卡塔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尼马赫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衷心感谢你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相当确信,你处理安理会面临的这类严重危机的著名能力将产生积极的结果。

我必须感谢你的前任、法国常驻代表上个月作出的真诚努力。

戈拉日德危机只是其中最近的一个流血篇章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心悲剧,本世纪曾经历了许多空前的灾难。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和特别是戈拉日德危机,证明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未能抵制塞族侵略者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肆无忌惮和疯狂的侵略。塞族以武力夺取波斯尼亚领土,并依靠“种族清洗”、谋杀、酷刑、强奸、饥馑和驱逐把波斯尼亚人民赶走。

在过去三周里,塞族冒全世界之大不讳,对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号决议宣布的安全区--不幸的戈拉日德市--发动了野蛮和狂妄的侵略。一直到现在,该市遭到大炮和导弹的轰炸。甚至市医院和难民庇护所也直接遭到炮弹袭击。自从两年前侵

略开始以来,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了几项表示遗憾和谴责的决议、进行规劝和威胁的决议,以及宣布安全区的决议。

难怪我们说,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已成了可选择的事。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中,已执行的只有一项:这项决议惩罚受害者,或许间接地奖赏侵略者,即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波斯尼亚塞族并不受这项决议的影响,他们有大量武器、弹药和设备来自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继承了前南斯拉夫的军队和武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没有武器,也没有称得上常规军的部队,却被剥夺了获得武器的权利。因此,这项决议的执行使塞族更强,波斯尼亚人更弱。因此,同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已经提出的一样,我们首先要求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

伊斯兰会议组织是首先提出这项要求的方面之一,它在一次特别会议上提出了这项要求。这项要求是公平的,我们坚持这一要求,以便使受害者能够行使所有人都行使的自卫的天然权利,这项权利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中得到国际承认。

现在我们还能疑问谁对制止侵略,停止对这一深受苦难的城镇的野蛮进攻负有责任?联合国不能推卸遏止侵略的这种责任,从而使侵略不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演;各主要大国也分担这一责任,不管他们对该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维护世界和平是它们的第一利益。这不是一种个别的利益,而是整个世界分享的集体利益。在塞族违抗后,此事涉及恢复联合国失去的信誉的问题。不用说,这里的道义责任相当清楚。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世界安全、稳定与和平的问题。问题是给侵略者一次教训,制止侵略,把权利还给按法律应当享有这些权利的人,以便不论世界何地的哪一方都不再幻想选择他们的邻国,甚至本国人口中的具体团体为目标,用武力达到自己的野心。这种方面将再也不能以为,如果他们犯下象塞族这样的侵略行为,他们会免受惩罚。塞族甚至侵犯了联合国的不可侵犯性,破天荒地从国际部队中抓人质,强行夺回武器。这是对国际部队的存在的彻底侮辱,

这种行为应该得到适当和严厉的惩罚。

卡塔尔政府和各级人民已经就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人口进行的极度的侵略和持续的屠杀和伤害而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造成的痛苦,表达了我们的感受。我们曾经并继续谴责已成为极端的塞族侵略者的习惯的各种野蛮行径,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一切争端的原则;因为我们相信并承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文字和精神。我们在此要求动员国际社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安理会的努力,采取遏制性措施,采取坚决的立场,迫使极端主义的塞族侵略者和他们可憎的领袖放弃他们以无耻的"种族清洗"做法为基础的侵略目标的扩张野心。我们应该争取执行以《宪章》第七章为基础的各项安全理事会决议。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应得到充分执行,以便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申张正义,确保他们独立和享有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正当权利。

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结束我们兄弟的这场悲剧。不以一种急迫和坚决的办法解决这场悲剧,将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新的黑暗的篇章,因为那样,实力将决定问题,成为野心家手中的工具,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则将成为一纸空文。

我想我这样说并没错,即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是很有限的,它永远不能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它不能带来一种果断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没有迈出区分是非的决定性一步,因为它涉及停火问题,却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项决议草案中没有迫使塞族极端分子撤退,迫使他们侵略成性的领导人罢休的应有措施。 我们认为,这项决议草案应该更加有力,更加雄辩,更加坚决,更加有效,它应该明确区分是非,应该提出一个坚决的遏制性办法,使塞族侵略者不再傲慢地炫耀他们的实力。

现在是时候了,安理会应该听取人类的呼吁和消除这场可耻的悲剧,人类历史上这耻辱的一章的要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保加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帕绍夫斯基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很高兴地看到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十分重要的职务,并向你表示我国高度赞赏你为以值得赞扬的有效方式指导安理会处理当今世界最迫切的工作而做的努力。

近日我们又一次目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又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仅仅两个月前,在建立了各种安排,以使萨拉热窝人民获得早就需要的喘息机会,从而不遭受屠杀和围困后,国际社会对这场野蛮冲突将要结束产生了希望。现在,这一希望以淹没在炮火中,并因无辜生命的丧失而消失。

戈拉日德城内和周围正在发生的敌对行动首先是一场无法接受的人类灾难。它们也对寻求全面政治解决这场危机带来了消极后果。戈拉日德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地区的实地情况的特点是,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当事方之间达成的协议。这不能引起人们严重的关切,因为持久、和平地解决冲突的机会正变得渺茫。

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反应体现出它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尊重安全区的地位,并确保使联合国人员得到保护。这些行动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必须恢复就停止冲突进行谈判。我们强烈希望将没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希望对局势的恶化负有责任的人认识到,唯一的选择办法是立即本着诚意恢复谈判。

我国高度赞赏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为全面政治解决这场冲突作出的一致努力。保加利亚准备积极参加有关将导致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国际计划的审议,并为制止流血作出外交和政治方面的贡献。我们欢迎召开波斯尼亚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倡议,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找到冲突的解决办法。我们相信,理智最终将占上风,并将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目前和未来达成盼望已久的妥协。

作为邻近冲突地区的国家,保加利亚一直坚持联合国应该有坚定的判断,并采取强有力的步骤,以遏制并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防止前南斯拉夫其他潜在的冲突的爆发。保加利亚反对以武力获取领土,并一贯坚持主张和平解决南斯拉

夫危机的立场。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地区最早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制订明确的原则立场的国家之一。它是最早承认所有四个新独立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国家。它最早宣布并执行在这个危机时刻不利用我们邻国的困难的政策。它最先声明,它不参加前南斯拉夫的任何军事行动,至今它一直遵守这一诺言。

我们呼吁其他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和邻国采取不在军事上参与冲突的立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尽管此种参与是出于最崇高的考虑,但这很容易导致卷入一场新的巴尔干战争,从而使战火蔓延整个半岛。

由于其地理政治位置,保加利亚在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经济制裁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我们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为此我们在经济上作了很大的牺牲。我们希望,我国目前的困难将得到进一步的考虑,这些困难已得到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国际社会的理解。

我们认为,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目的在于恢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整个前南斯拉夫作出的和平努力中失去的势头。因此,我们支持安理会予以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尔丁内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仅祝贺法国常驻代表以堪称楷模的方式指导了三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有些民族由于其地理状况或其他特殊情况而遭遇到痛苦折磨的命运。在国际平衡正在消失,所有价值观被推翻时,波斯尼亚人民处在了欧洲的中心,这是他们的命运。两年来,波斯尼亚人民一直遭受侵略,联合国的决议也未能制止。人类的良知未能占上风,随机行事的做法战胜了国际合法性、正义和人权的声音。

尽管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号决议,宣布建立包括首都萨拉热窝在内的六个安全区,但是侵略者无视国际社会的愿望,对爱好和平的人民进行各种蹂躏。遭

受侵略的人民虔诚地相信,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些安全区内给他们提供保护。侵略者甚至向联合国本身提出挑战:它扣押了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部队的成员。如果在这场悲剧性危机的初期能有足够的威慑力量,那么侵略者是不会这么猖狂的。

侵略者甚至到了向联合国挑战的地步,他们扣留了一些联合国官员及其部队人员。如果侵略者在这场危机、这场悲剧的早期发展中遇到适当的威慑力量,它就永远不能够显示这种傲慢态度。

我们曾抱着一些希望欢迎北大西洋组织关于进行干预和加强联合国部队的决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那种干预对戈拉日德悲剧无济于事。确实,我们获悉,塞族部队已深入该城市中心,对它进行猛烈炮轰,特别在医院伤员中造成数百人死亡。我们还获悉,该市居民遭受了各种苦难;一些人遭到屠杀,其他人已逃离该市。

如果联合国不能保护居民,只要波斯尼亚人民被剥夺自己权利,在戈拉日德发生的一切可能在巴尼亚卢卡和被安全理事会指定为安全区的其他地区重演。

关于塞族侵略者,它利用对萨拉热窝实行的禁运,撤走其重型武器,用这些武器围攻戈拉日德和深入该市。

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缺乏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国际意志已使推行一项致命计划成为可能。这一挑战严峻地考验了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信誉,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却采取了不是很有必要的有力行动。我们希望,将以一种阻止侵略者和捍卫人权及正文和国际合法性原则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局势。

正义和合法性原则载于行为准则和所有宗教中。它要求我们站在受害者一边,我们不应把受害者与侵略者相提并论。

我国代表团认为,关于对波斯尼亚实行武器禁运的第713(1991)号决议在该独立国家,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遭到各种侵略时剥夺了它的自己权利。

因此,我们不知道这项决议以何种合法性为依据,因为我们认为,它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它应受到重新审议,以使表现出极大勇气的波斯尼亚人民行使其自卫权利并使其领土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一项正当的要求,安全符合《宪

章》第五十一条规定。

事件表明，安全区和受到禁运的地区事实上只是波斯尼亚居民的聚集点，被其盟友武装到牙齿的塞尔维亚人很容易到那里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扼死。

这是为什么绝对有必要使波斯尼亚人民能够按照其主权自卫，并在其整个领土上自卫的原因。除非解除对他们实行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禁运，否则这将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在过去发出警告，奖赏侵略者的谈判不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接受以武力吞并领土是与《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格格不入的，并且构成国际关系中危险的先例。

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原则上旨在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谈判，条件是，在进行谈判前必须建立信任。日内瓦谈判的经验证明，侵略者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其真正意图根本不是寻求和平解决与波斯尼亚的争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求那些敦促波斯尼亚进行谈判的人弄清楚塞族侵略者的真正意图，确信有真正的意愿根据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决议进行谈判，以及弄清楚这不是侵略者掩饰其追求政治目的的策略的原因。这正是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向十分清楚侵略者意图的波斯尼亚施加压力、要求它同侵略者谈判。

我们同其他人一起要求塞尔维亚和黑山放弃其侵略计划，不通过解除制裁来奖赏它、以使联合国的信誉--这一信誉遭到它在审议各种问题时采取的双重标准政策的损害--得以重新建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除非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就这样决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那些愿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甘巴利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将对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但并不真正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们对整个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特别是戈拉日德不断恶化的局势深表关切。

尽管秘书长和有关联合国人员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作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但危机正以快于我们寻求解决的努力的速度恶化。可怕的局势正一天天恶化,现在正由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最近的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了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因为国际社会赋予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过去所作的解决这场危机的努力似乎已经失败,这一事实表明安全理事会需要有新的方向感并且可能要改变战术。否则,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的作用被比喻为"泥足巨人"这一描绘将是令人痛心而真实的。

我国代表团对塞尔维亚人一面进行停火谈判,一面却对戈拉日德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尤为不安。我们极感关注地注意到波斯尼亚塞族一方未能履行他们就戈拉日德的停火协议向联合国和俄罗斯联邦所作的承诺。这一点无疑证明塞族人缺乏诚意,并应成为国际社会今后与其谈判时的指南。

我国代表团根本不能接受这种公然不尊重安理会决议的作法,因为它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而且会造成可能破坏不仅是波斯尼亚而且是联合国正进行同样努力的其它地区的和平进程的危险先例。

我国代表团坚决遣责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正在升级的军事活动及其对安理会决议的继续违反。

鉴于所谓联合国宣布的"安全区"内和周围并不安全,现在应认真考虑一下审查整个联合国安全区概念的可能性。为了维持联合国在这一点上的信誉,我国代表团强烈建议安理会采取实际必要措施,确保不能受保护的侵略受害者被允许获得以自己所能的最佳方式保护和保卫自己的手段。我们认为,这种措施将符合《宪章》第五十一条。

此外,我们要重申我们对认真考虑在安全区界线外建立禁区的立场。必须由联保部队确定的禁区的设想,是通过实际上把侵略军及其武器拒在它们再不能对安全

区构成威胁的距离而确保所谓安全区的安全。

虽然我们必须继续支持旨在解决波斯尼亚危机的一切外交倡议，但国际社会绝不能排除其它方案。在这方面，我们热烈欢迎秘书长决定给北约写信，争取把空袭作用保护不同安全区的方式。

这至少应能够加强联保部队的力量，而且发出明确信号：即国际社会面对塞族人公开和持续无视安理会决议，确实能够采取行动。此外，人道主义工作必须继续不受阻碍，联保部队人员的安全必须有所保障。

事实是联保部队所能实现的限度并未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希望联保部队在任务和能力方面都能得到加强。如果那些保证向联合国提供更多部队的国家能够确保这些部队通过正常程序被联合国接受之后立即到达波斯尼亚，那将是可取的。

我国代表团为已进行的所有真正的外交努力及将要开始的旨在实现更全面解决和全面政治解决波斯尼亚危机的努力，而感到鼓舞。但我们建议适当精简这种外交努力，以便联合国和各个国家能够通过经密切协商和合作而非互相矛盾采取行动来实现理想结果。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强调，国际社会必须行动，而且现在就果断行动。

奥拉海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我们在戈拉日德看到的是难以至信的情况：一座城市正被肆无忌惮地摧残践踏，而同时却得到整个国际社会关于它作为“安全区”将被保护的保证。同其它被宣布的“安全区”一样，戈拉日德的正常人口已因寻求保护而免受塞族“种族清洗”的逃难平民而膨胀，直至同其它地区一样，成为一个难以维持自己的拥挤的难民区的恶梦。

随着萨拉热窝停火以及穆斯林--克罗地亚协定，似乎经谈判结束这场悲剧的道路已打通。塞族以蓄意欺诈而无耻地玩弄这种感情，自上月底以错误的信息、故意撒谎和虚假的许诺而误导联合国。被报道为小冲突的事件证明是重大交战，停火成为战斗，而撤军被发现是推进。就在收到塞族保证的时刻，战略防御阵地被允许移

动。当然,联合国一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未做任何事,直至后来已太晚。有关“安全区”的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很明确;不明确的是以掩盖无能为力的不实借口和理由所体现的我们的反应,而同时无人帮助的平民已受到重炮和尖端武器的轰击。

红十字会绝望地注意到,戈拉日德医院正受到塞族无情的轰击,病人被打死,药品用尽,重伤者得不到治疗和转移,药品的补充无法进行。

最不能令人接受的是有关空中力量限于保护联合国人员的论点,由于戈拉日德实际没有人员,甚至似乎对被宣布的“安全区”使用空中力量也遭否定。这种优柔寡断的作法,只是使塞族人更加大胆,他们相信最多只有有限的国际反应,使用如把联合国人员当作人质、抢夺库存武器和交战等蓄意挑衅手法。这种违抗程度,如不予以回应,只会导致其悍然继续。无需一个很聪明者就可理解,我们在戈拉日德陷落上令人吃惊的无能表现,不过是国际社会摆脱与波斯尼亚的关联并接受塞族侵略为既成事实的愿望的外部表现。

很难相信进一步的决议、声明和抗议会大大影响这种潜在的态度;它们已相当普遍地存在。

当一座城市灭亡时,世界看到旨在以信函、空谈、磋商、设想的首脑会议、对参与的许可和澄清而耗掉不是几天而是几星期的关键时间的冷淡反应。没有举行有关塞族撤回原来阵地的真正讨论,因此很可能又是接受塞族侵略。结局实在太可预测了。和平会谈最终将同侵略一样继续;会有进一步夺取的企图,这将中断谈判,导致更多的信函、空话、磋商等。戈拉日德是“种族清洗”的最可耻的例子,而我们以软弱的反应,似乎都成为参与者。

面对现在及不久塞族无疑在波斯尼亚以外地区继续进行侵略和“种族清洗”的可能性,国际社会以剥夺波斯尼亚人作为主权国家和人民自卫和保持安全的手段而有意参加这种可怕活动,是一种犯罪。通过国际行动和无所作为而使其既无武器又无保证,是罪恶的并受道德谴责的。作为勉强的最低标准,适用于波斯尼亚防卫部队

的第713(1991)号决议,当然必须得到审查,尤其是现在似乎无人能限制塞族人或使其言行一致。

针对一个至今实际上毫无防御的民族而以包括直升飞机、坦克和重炮在内的尖端武器武装起来的塞族人,得以建立一种近乎战无不胜、骠悍和勇敢的名声。这再确实不过了!如有"平等的环境",无疑这种侵略会如过去一样立即停止,而有利于每个人。塞族之所以进行侵略,只是因为没有抵抗,无需付出代价。加上这两个因素,战争会很快停止,这或许是把波斯尼亚政府排除在第713(1993)号决议适用之外的最有力论据。

我们对克林顿总统和秘书长关于北约组织空中力量参与涉及所有"安全区"及其它地区的冲突的倡导表示欢迎。如果它以充满信心的方式获得执行的话,这有可能影响事态的发展。在北约组织的预期配合下,我们希望联保部队将在其使用这种力量时表现出与塞族人的蔑视行为具有的同样的果断性。归根到底,在发出矛盾信号的同时执行混合飞行方案是危险的。

如果我们要抱着对塞族人守约的任何真实期待返回到和谈桌前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停止对戈拉日德的狂轰滥炸和武装攻击;接受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在城内的立即部署以对其加以保护;立即停止对人道主义援助运送的阻挠;立刻停火并且撤回到冲突前的阵地。

尽管我们认为决议草案尚嫌不足并且不具备所需的果断性和严厉性,但我国仍支持它。坦率地讲,我们十分愿意看到一项更直接地涉及戈拉日德和它所体现的一切的决议草案,更具体地说就是涉及那里的局势以及为补偿已造成的损害和毁坏所必须做的。此种直接的方式加上一种明确和毫不动摇的决心,本能够向侵略者发出准确无误的信息:国际社会准备保证"安全区"的安全,并且它也会有助于制止这些掠夺的好战分子。

最后,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未能遵守这些条件,无论这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那么这对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其它地区的未来则是不祥之兆。

如果侵略者得以继续其行为，则很难想象此种对平民人口的无人性屠杀和凶残会长久被置之不理。这事实上可能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真正的危险。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谨对你在指导安理会事务方面的外交才干和高效率与模范的风格表示我们深深的敬佩。我谨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定会在你履行重要职责时给予全面合作。

我也愿向你的前任让-贝尔纳·默里梅大使表达我的祝贺，他在三月份法国极为成功地担任主席期间发挥了杰出的领导作用。

安理会今天再次开会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危险局势，该问题自1992年以来一直未得到体面和公正解决。塞族人的继续侵略不仅为几乎一整个民族造成了难以言状的悲惨、死亡和破坏，而且还危及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安全理事会在早日解决这场危机和充分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方面负有重大和直接的责任，因为该国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

始于1992年的塞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自那时以来就持续无减，但在其针对被确定为“安全区”的戈拉日德展开的新的攻势中，塞族的侵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种族清洗”则出现不可容忍的规模，这不论是在它为戈拉日德造成的悲剧，还是在它对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形成的不祥挑战方面都是如此。

最新报告表明，尽管反复签署停火协议，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对戈拉日德的难民中心、市立医院和用于接收伤员的公寓建筑进行了炮击和轰炸。这些疯狂和丧失人性的攻击已造成44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并摧毁了医院设备，以致紧急医疗护理或手术已无法进行。

就在我们讲话的此刻，戈拉日德的波斯尼亚人正在面对全副武装的塞族侵略者以手对手的战斗捍卫着他们的被摧毁和被围困的城市，正如波斯尼亚代表刚刚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捍卫着他们自己的戈拉日德市，也捍卫着我们安

理会所确定的“安全区”。就在我们以口舌进行着辩论而波斯尼亚人牺牲其性命的时刻,这种局势所具有的讽刺意义恐怕无法更加咄咄逼人或严酷了。然而,我深信一个自由的戈拉日德将来定会有获得重建的光辉日子。我对安理会未来信誉的推测倒更加谨慎。

波斯尼亚危机的历史是塞族不可靠和背信弃义的历史。其不妥协和好战态度是实现和平解决缺乏进展的首要原因,并使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所有努力均遭失败,其中包括由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欧洲联盟或美国-俄罗斯联合倡导所促成的那些努力。

正是鉴于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态发展和塞族人对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和决议的悍然不顾,巴基斯坦才一直认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必须伴之以其它措施,以便迫使塞族人坐到谈判桌前。在此方面,我们长期以来始终认为,如果国际社会无法保卫波斯尼亚政府求生存的斗争,那么应当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给该政府以自卫的手段。安全理事会不能再拖延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了。

巴基斯坦政府最近就戈拉日德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除其它内容外,声明要求北大西洋理事会立即授权对塞族武器使用空袭,因这些武器继续给戈拉日德带来死亡和破坏。声明还指出,如果联合国不能制止塞族的侵略,它至少必须使波斯尼亚穆斯林能够获得进行自卫的手段。

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1994年4月18日致北约组织秘书长的信表示欢迎与赞赏,信中要求北约组织理事会授权允许对图兹拉、泽帕、戈拉日德、比哈奇和斯雷布雷尼察等“安全区”之内和周围的重炮或迫击炮炮位进行空袭。

我国代表团也欢迎克林顿总统4月20日发表的声明,它对北约组织为阻止塞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平民人口的侵略而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国代表团继续对联保部队、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许多其它非政府及人道主义组织的男女们表示热烈的敬意;他们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坚持从事着其崇高而又困难和危险的事业。他们唯一的动机是一种为和平

事业努力和减轻其人类同胞苦难的愿望。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天早些时候一个发言中所暗含的认为联合国本身具有派别倾向的指责尤其具有冒犯性。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显而易见和毫无根据的诽谤并加以拒绝。

巴基斯坦仍充分致力于联保部队的使命,并且在此方面不久将部署一支3 000多人的特遣队以作为联保部队的一部分。此外,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一些其它国家也主动提出向联保部队派遣人员;我们希望秘书长将根据局势的要求对这一主动加以利用。

伊斯兰会议组织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持续悲剧感到特别愤怒,并继续随时准备为解决危机提供任何援助。在这方面,属于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的八个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将于1994年4月27日星期五在纽约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再次强调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的迫切需要。

巴基斯坦曾同不结盟运动核心小组成员一起期望把有关审查第713(1991)号决议适用性的提法列入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不幸的是,安理会一些成员不能接受这项列入。因此,这一重要疏漏削弱了我们对这项决议草案的支持。还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决议草案没有涉及增加部队人数的问题。因此,在我们保留提出另一项决议草案,要求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的权利的同时,我国代表团还是会同其它代表团一道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最后,我愿引述班纳齐尔·布托总理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文:

> "如果联合国保护部队不能挽救塞尔维亚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如果害怕联合国部队可能会有伤亡,那么让我们至少不去阻碍波斯尼亚人民获得自卫手段。巴基斯坦强烈认,保持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公正的武器禁运就等于对其手无寸铁人民的苦难负有一份责任。
>
> "国际社会听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这场邪恶战争所敲响的警钟,必须警觉起来。戈拉日德遇到的危险不仅仅是一个小城市及其人民的命运,而且

也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本身的命运。允许塞尔维亚人在戈拉日德取得成功将严重和恐怕无法挽回地破坏联合国信誉并损害其集体安全的前景。这将是重蹈以强凌弱覆辙的大倒退,而且也背离了我们对以法律的力量来治理世界的期望。”

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怀着悲痛和有些难以置信的心情注视着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包围和轰炸萨拉热窝平民人口后又在包围和轰炸马格拉伊和戈拉日德。

我国代表团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坚决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对戈拉日德及其平民人口的功击。这些功击是在公然蔑视和完全违反安理会所通过各项决议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最基本准则的情况下发生的。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军队必须停止对无辜平民的罪恶进功。有人已相当正确地把这些功击描绘成疯狂之举,它们确实如此。有关武装冲突期间平民待遇的基本公认准则正遭到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民兵部队的系统破坏,他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夜以继日地实行不幸和可耻的“种族清洗”作法。

我们再次要求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方面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他们过去一直有系统地无视这些准则。这些法律都具有一个宗旨--即保护人类。我们重申,违反这些准则将给肇事者带来他们迟早要面对的责任。

我们再次坚决要求尊重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行动自由和充分安全;各方都必须理解,其唯一目的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促进和平。在这方面,我们强调,以各种可能的手段保证慷慨参加联保部队的部队安全是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象现在发生的情况这样骚扰这些维持和平人员真是卑鄙至极。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任何可以导致完全停火的措施都是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它地区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支持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

我们感谢并郑重支持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明石康先生为促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停止敌对行动所作的持续努力。我们还要通过他们向所有以决心和高贵的情操面临其工作固有危险并为和平而奋斗的联保部队人员表示感谢。我们特别感谢提供

文职和军事人员的所有国家,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欧洲联盟,感谢他们决心以外交手段为此和平进行斡旋,虽然很不幸和平尚未扎根。

我们认为,联保部队显然应该得到执行其任务所必要的一切手段。在这方面,我国愿重申对这项努力的承诺。我们同意秘书长的建议,即按请求增加联保部队人力,以便确保他能够履行赋予他的额外任务。

关于空中力量,我国认为,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号决议载有其可利用的构架。另外,我们认为,迅速和连贯地集中国际社会采取的所有外交主动行动和努力处理这场危机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只有坚决和一致行动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鉴于秘书长对安全区所作的评估--即其3月11日和16日报告所载的评估--又鉴于这些地区目前的局势,我们认为必须保卫这些地区,现在也许是时候了,应该根据眼前的现实重新考虑建立这些安全区所依据的标准了。

最后,我要代表阿根廷共和国,再次吁请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真诚地进行谈判。如果不作进一步欺诈,也许有可能制止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其挑衅及其卑鄙、无礼和侵略的态度。

库凡达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这是我们在许多月中第三次,或许是第四次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普遍局势:萨拉热窝的屠杀、对马格拉伊的扼杀、现在是对戈拉日德的炮击。下次是否是热帕?或许是斯雷布雷尼察?或许是尚未成为我们政治词汇一部分的波斯尼亚另一地区?

令我国代表团懊丧的是,我们总是似乎不得不到了某一悲剧的边缘,如果不是已超过这个边缘的话,才可以在这间屋子内统一行动。难道波斯尼亚当局几个星期来不是一直在预示戈拉日德面临危险吗?我们难道忘了在塞尔维亚军窒息该城以前正式传到安全理事会的情报是如何无视其危险的?我国代表团根本不确实安理会收到的情报总是最好、最准确、最合时或甚至尽可能最客观的。

但是,安全理事会做和能够做的事的限度当然主要由其他因素决定。我们高兴

地看到,安全理事会成员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领悟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的真正性质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的真正本性。总统躲在医生后面,医生躲在将军后面的奇怪场面,在一段时间里造成了混乱并使联合国及其现场代表晕头转向--但只有一段时间,任何纽约警察都会看穿这一诡计,因为“好警察--坏警察”的把戏当然不是在前南斯拉夫发明的。

但是,玩把戏的时间正在迅速结束,近几天一些成员非常雄辩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决议草案也斥责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没有抱着诚意进行谈判和信守诺言。正如秘书长最近向安理会指出,波斯尼亚塞族当局正以谈判为军事策略。国际社会现在应当认真考虑把军事力量作为谈判计谋。

在此方面,我们欣见秘书长写信给北约秘书长沃纳,尽管我们希望这封信可以写得早一点,并且我们对布鲁塞尔初步发出的积极信号感到振奋。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关于这一局势的立场最近发生的非常鼓舞人心的转变。俄罗斯联邦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它对波斯尼亚塞族影响的程度仍有待作出精确估计,但我们宁愿希望这一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且毫不怀疑它将被用来推动全面和平解决。

如果向联合国提供进行空袭的能力,我们不认为有可能自动发动空袭。我们不认为空袭会自动扩大为世界其他地区针对塞族一方的全面地面战争。将发生何种情况的关键是并且始终是掌握在波斯尼亚塞族及其盟友手中。他们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行为。

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措施也许最终会有一些力量,这些决议的价值将最终超过的决议的纸,如果波斯尼亚塞族的进攻继续下去,它们将得到比文字更强的回答,甚至比针刺更强。

然而,底线还是要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就是不把谈判当作军事计策的各方间的谈判;抱着诚意的谈判;旨在结束战争而不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战争制造烟幕的谈判。

一些时候以后,也许在联合国50岁生日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可以把一

件艺术品送给联合国，例如可叫作“戈拉日德之陷落”。例如，它可以陈列在比加索名画“格尔尼加”附近，当然，该画纪念了大约60年以前另一场战争中，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城市的陷落。当然，无独有偶的是，当格尔尼加沦陷之时，国际联盟已经奄奄一息了。

亚涅斯·巴努埃沃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新西兰担任安理会主席以及你以非常熟练和有效的方法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也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法国的默里梅大使的感谢，他在上个月充分证明了他的经验和他杰出的专业素质。

昨天是塞拉热窝；今天的悲剧降落在戈拉日德头上。痛苦不堪的城里居民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无情炮轰面前毫无防御能力。面对无辜受害者的痛苦，国际社会不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它也不能任凭侵略者对平民发动的肆意进攻继续下去。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今天在日内瓦发表的一份公报指出，一个照顾伤员的中心被直接命中，造成10至20人死亡。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这使波斯尼亚塞族攻势开始以来戈拉日德伤亡人数增加为436人死亡和1 467人受伤。

因此，戈拉日德的局势极为严重，人人都清楚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部分和解决前南斯拉夫境内冲突的整个谈判进程的影响。

出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积极参加拟定了文件S/1994/465所载决议草案，我国也是一个提案国。我们希望，本决议草案将获得安理会成员的一致支持。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希腊代表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以及4月18日联盟主席发表的公报。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戈拉日德的进攻显然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安全区”的决议，是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公然挑战，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我们共同提出的决议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希望，该信息设想的接收者将充分地理解它。

首先,国际社会同心一力地表示,最坚决地拒绝波斯尼亚塞族方面不可接受的行为。

对戈拉日德的进攻必须立即停止。必须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在该市及其周围实现可以扩大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领土的停火。波斯尼亚塞族必须撤出戈拉日德"安全区",可不是象以前那样阻止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在该地区的部署。

为此,他们只需遵守他们在联合国和俄罗斯联邦代表面前作出的承诺。我们相信,他们在遵守时不会再次嘲弄诚意原则。这次他们将面对必要时愿意动武的警觉的国际社会。

第二,安全理事会如通过本决议--我们希望它会这样做--它将再次表明它要继续支持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联保部队的努力的坚定决心。

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和建立和平努力必须继续下去,它对包括塞族平民在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族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坚决支持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努力,它们尽管在现场遇到巨大困难,还是继续提供人民生存所依靠的不可或缺的援助。

我们要求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立即释放现在被扣押和关留的所有联合国人员;我们要求一劳永逸地结束对联保部队行动自由的一切限制以及危及联保部队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保部队必须拥有它执行任务所需要的手段和资源。人员不足虽然给联保部队行动带来困难,但并不阻碍它行动。然而,必须为联保部队追加必要的资源。因此,我国代表团曾希望决议草案授权增加联保部队需要的人力。我们相信,不久将来就能使部队人数增加到秘书长要求的程度。我们建议安理会就此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曾欣见秘书长主动争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空中力量的支持,以保护联保部队人员执行任务,保护萨拉热窝地区。今天,我们赞同秘书长4月18日就根据第836(1993)号决议和其他决议,更加广泛地使用空中力量来保护戈拉日德和其他各

安全区的可能性一事，再次同北约交涉。

作为北约的一员，西班牙支持4月20日北大西洋理事会对联合国请求的有利答复，以结束波斯尼亚平民人口的苦难。北大西洋理事会证实，一旦得到有关有效使用空中力量保护各安全区的手段和机会问题的必要的军事意见，它就准备马上作出行动决定。

这份决议草案和北约的决定将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结束对戈拉日德的轰炸和其他的攻击，预防类似情况在其他的安全区重演，以期保护平民人口，并为谈判进程提供一个真正的机会。

西班牙一再指出，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危机不能以军事办法解决。只有通过谈判达成的一项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全面解决办法，才行的通。

尽管目前局势如此，我们仍必须继续努力，不气馁；我们决不对波斯尼亚塞族的讹诈让步。

如果我们保持团结，我们就会胜利。不论个别国家的倡议在谈判进程中如何值得赞扬，现在一定要有效地协调我们的多边行动。必须加紧和协调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以及联合国的努力。我们希望立即做到这一点，以便协助各方结束危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这场冲突，在整个前南斯拉夫地区推进和平进程。

比齐马纳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值此安全理事会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之际卢旺达代表团要强调它极其重视在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虽然欣见迄今所取得的进展，但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最近的发展，特别是包围中的戈拉日德安全区事态的发展，深感关切。在这方面，我们强烈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仍在对戈拉日德进行的残酷的军事侵略。

这一公然违反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的新行动是一个破坏安定的因素，它可能危及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以及危及争取解决前南斯拉夫境内冲突的努力。由于它对解除萨拉热窝之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带来的有害影响，它也给国际社

会形成一个新挑战。

在这种局势面前，必须采取各项必要措施，特别是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中规定的那些措施，以结束对戈拉日德的占领，并使塞族部队撤至不再对戈拉日德安全区地位构成威胁的地点。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份决议草案中，安理会重申其执行所有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的决心。

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解除对戈拉日德的包围，必须在戈拉日德城内和四周立即实行无条件停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立即撤退。此外，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联保部队人员，塞族方面必须让联保部队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享有行动自由。

戈拉日德局势非常严重，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这种局面。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就对威胁各安全区中无辜人民和民用目标的塞族阵地进行空袭一事，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进行交涉。

由于波斯尼亚人口因第713(1991)号决议实施的禁运而被继续剥夺它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因此，安理会应采取在北约支持下执行的各项措施，更有其必要性。因此，我们仍然坚信，鉴于各项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一再被违反，维护波斯尼亚领土不受侵犯的措施中应该包括审查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的问题。

此外，鉴于波斯尼亚塞族继续试探国际社会的决心，安全理事会应该向联保部队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手段，以便它充分履行自己的任务。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遗憾的是，这份决议草案没有规定就秘书长要求增加联保部队人数的最近建议采取行动。我们继续希望，不久能为此目的采取必要行动。

鉴于北约对塞族部队的最后通牒，使萨拉热窝得以解围以来所产生的势头，我们希望这份决议草案的执行将有助于解除对戈拉日德和其它被包围中的安全区的封锁。

目前正在考虑的各种政治和外交倡议，将为这场冲突的政治解决开辟前景，应该

得到支持。

我国代表团将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防止波斯尼亚塞族对其他安全区发动新的攻势和包围，来取代对萨拉热窝的围困。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安理会今天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野蛮侵略行径。善意的人们再次期待我们捍卫国际法原则和国家间的文明行为。戈拉日德的平民日复一日地遭到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残暴攻击。对平民发动的这些猖狂攻击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它们的目的在于恐吓戈拉日德人，迫使他们离开家园和他们的城市。它们的目的是“种族清洗”。这是对安理会的良知的伤害，是对国际法的蔑视。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为达到这些残暴的军事目的一再向那些致力于结束这场屠杀的人撒谎，特别是对联合国特别代表明石康和俄罗斯副外长丘尔金。此外，他们还把联合国人员扣作人质，蓄意把戈拉日德的医院和联保部队的房屋作为目标。

克林顿总统已概括了我国政府对这些行为的反应。我们现在正在与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协商，讨论根据安理会通过的决议，采取措施，向安全区提供保护。我们已建议把在萨拉热窝周围采用的办法扩展到其他安全区。虽然我们不能使所有枪声都停止，但我们能够使塞尔维亚人不再有机会炮轰安全区而不受惩罚。美国还将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一道加紧实行制裁。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不能减轻对塞尔维亚/黑山的制裁。

我们还将继续支持联保部队。它正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做出色的工作，它的确需要增加人力。最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应该认识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将负个人责任。我们将继续充分支持安理会设立的国际战争罪法庭。

安理会成员应记住，我国政府依然认为，应该使波斯尼亚政府免受第713(1991)号决议规定的武器禁运的限制。在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会议厅时，美国参议院正在就一项要求美国单方面取消武器禁运的决议进行辩论。到目前为止，我们抵制了这项单方面的办法，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实行的制裁的严肃性。但是，安理会成员应该理

解,我国政府依然支持修改第713(1991)号决议,以便使侵略的受害者最后能够自卫。

我们在波斯尼亚的目标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作为密集的国际努力的一部分,以帮助各当事方达成这一解决办法。毫无疑问,最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行动使和平进程遭到挫折,但是根本的现实仍然未变:这场冲突必须在谈判桌上,而不是战场上解决,以必要的军事决心为后盾的新的外交努力对于阻止进一步的侵略,并恢复实现和平的势头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指出,我国政府意识到,这项决议的范围和内容都是有局限的。因此,我希望其他安理会成员将和我一道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及其支持者发出一个简明的信息:如果你们不改变做法,你们将承受国际社会要你们负出的沉重代价。

最后,我要补充指出,乔基奇大使提到"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在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看来是冒犯性字眼。我们的目标是,说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选择和平的道路,而不是战争的灾祸。国际社会不能在波斯尼亚强加和平。但是,通过采取坚定的行动,它能够而且必须去试图影响这个选择。我们希望你们都将和我们一道进行这项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把文件S/1994/465中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根廷、 巴西、 中国、捷克共和国、吉布提、法国、新西兰、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15票赞成。因此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913(1994)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攻击被第824(1993)号决

议指定为安全区的戈拉日德，因此负有在波斯尼亚中部和萨拉热窝的局势出现明显改善的时候挑起一场重大危机的重大责任。

鉴于这一情况，首先显然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结束对戈拉日德平民的攻击，并确保在其他安全区不重复发生此类事件。

为此，必须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施加坚定有力的压力。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从原则上在这方面作出了适当的反应，它要求立即缔结停火协定，把塞尔维亚军队撤到使戈拉日德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距离之外。

如果对那些进攻安全区负有责任的人真的会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些要求将得到更加迅速的落实，并能更好地确保使安全区得到保护。

我国政府在这方面支持秘书长提出倡议，要求北大西洋理事会应联合国的要求授权对可能用于袭击平民目标的、位于安全区及其周围的火炮和迫击炮阵地和坦克发动空袭。显然实施这项措施的形式必须由北大西洋理事会商定。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欢迎美国政府建议扩大空袭的可能性，以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安全区。

除了采取在短期内使戈拉日德及其居民和其他安全区得到保护的措施外，应该尽快恢复外交努力，以便通过确保协调和汇聚这些努力来实现政治解决。的确，要达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参加寻求解决冲突的各个主要方面--美国、俄罗斯联邦、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必须确定一个共同立场。

这个共同立场必须建立在欧洲联盟计划的主要原则的基础之上。它指出的谈判的一般环境依然有效：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现状的存在、在各族群之间准确划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建立一个与今年3月18日在华盛顿达成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协议相一致的灵活的结构制度，在适当时候当条件成熟后，安排逐步中止和取消制裁。今年4月18日欧洲联盟赞成按照我刚才列出的原则，在外交进程的各主要参与者之间达成一个共同立场的目标。

本着同样的精神，法国共和国总统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采取主动行动，恢复谈判进

程，汇合美国、俄罗斯联邦和欧洲联盟的努力。

至关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避免使谈判陷入僵局，美国人、俄国人、欧洲人和联合国高级官员应在同一时间以一个声音向有关方面说话。

胡赛比先生（阿曼）（以英语发言）：两年多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一直是塞族侵略的目标。安理会再次开会谴责塞族对戈拉日德，安理会在其第824(1993)号决议中宣布的安全区发动的新攻势。

我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充分履行职责，确保塞族部队以一种将不对安理会有关决议指定的这一安全区的人民构成眼前和未来威胁的方式立即撤出戈拉日德及其周围地区，同时重申其先前的立场，即请求安理会审查有关解除根据安理会第713(1993)号决议的规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的问题，作为将使该共和国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51条规定行使其正当的自卫权利的积极步骤。

当联合国今天在保护波斯尼亚人民免遭塞族侵略方面面临各种挑战时，我们觉得有些方面要求减缓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经济制裁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这实际上将构成执行安理会决议中的双重标准，尤其鉴于目前事态，我们目睹塞族方面继续进行侵略，违反了所有安理会决议和最基本的国际法人道主义标准。

我们欢迎波斯尼亚政府接受最近的和平倡议，这一行动导致于1994年3月18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波斯尼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之间可接受的协议。我们也看到，塞尔维亚人仍以一种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不愿意接受任何和平解决方法。我们重申，这样一种态度是完全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因为国际社会不想让侵略者从以武力占领别人的土地中得益。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波斯尼亚政府故意采取挑衅性行动，以使塞族卷入对安全区的袭击。此类看法并不反映现实，尤其鉴于塞尔维亚人不断对安全区发动军事袭击，造成联合国人员被扣留及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最终使那里人民的生命处于极大危险，但却无权自卫。

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表示接受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1994年4月18日给北约秘书长的信中提出的为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联保部队获得空中支持的要求。这与安理会第836(1993)号决议中确定的秘书长的特权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信誉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到考验。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认真重新考虑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进攻性武器禁运，以及采取适当的惩罚性措施，以便迫使塞族侵略者完全遵守安理会决议及和平呼吁。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在这方面所作的所有协调一致努力将最终导致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我们本来希望，刚才通过的决议也将包括象许多已在安理会发言的代表所要求的那样解除武器禁运。然而，根据保持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的需要，我国代表团对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认为我们刚才通过的，我们是其提案车之一的决议是安全理事会针对戈拉日德周围和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极其令人忧虑的局势采取的重要的一致步骤。象安理会其他成员一样，我们强烈谴责对联合国宣布为安全区的戈拉日德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导致许多平民死亡并造成巨大人类痛苦。波斯尼亚塞族对戈拉日德平民目标的炮轰是毫无理由的，并且违背了塞尔维亚人的切身利益。同样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是骚扰联合国人员，炮轰他们所住的房屋以及扣留军事人员。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他的1994年4月19日声明中对所造成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强调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濒临危险升级的边缘。

在目前情况下，极其重要的是，首先正如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所表明的那样，各方立即在联保部队主持下在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达成停火协议，这项停火协议应得到各方严格遵守。

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应履行他们所承担的义务，停止袭击，从戈拉日德撤军，并确保联合国部队进入该市的条件。他们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扣留驻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合国人员这种不能容忍的做法，他们必须保障联合国在执行其任务中完全的行动自由。

同时，必须制止戈拉日德城和“安全区”内及周围的一切挑衅行为。决议的这一要求是对各方而言，它们必须意识到安全理事会不能也不会容忍企图因无论是谁采取的鲁莽的挑衅行为而破坏政治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决议同意秘书长在其1994年3月10日和16日的报告中对滥用安全区地位情况表示的关注，并注意到他关于安全区概念的定义和执行的建议。

俄罗斯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准备继续努力在塞方与联合国之间建立坚固可靠的互动关系，以解决戈拉日德局势和加强其它安全区。重要的是按我们刚通过的决议的要求，立即争取停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一切敌对行动。

我们认为，要引导局势走向和平解决，需要最果断坚定的步骤。我们一贯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冲突和所有出现的有关问题，我们确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同时，我们呼吁力行克制和谨慎，因为我们认为扩大空袭的逻辑含有内在的升级危险。

我还要强调，我们认为在冲突地区取消武器禁运的设想，违背迅速实现和平的想法，只会煽起疯狂冲突的烈火，而冲突本身已充满扩展到邻国的危险。

除制止军事升级的紧迫措施之外，还需要采取前瞻和大胆的政治步骤，以便能够在解决这场血腥冲突中实现突破。这正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先生提出的俄罗斯、美国、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举行高级会议的倡议的主旨。今天，这些参与者一道努力制定一种解决波斯尼亚问题的方案并把它交给交战各方的时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这样他们就绝对明白重要的是谈判，而不是仅仅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危机。

同时，塞方必须明白，迈向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每一步，都将伴随一次制裁的相应取消。俄罗斯准备继续其与有关各方的积极协调努力，以制止冲突升级并最终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整个前南斯拉夫建立稳固的和平。

萨登柏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代表团完全同意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

决议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是：在戈拉日德城内和周围实现停火，继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实现全面停火，以达成全面政治解决；立即释放所有联合国人员；以及保障联合国保护部队不受阻碍的行动自由和加强谈判努力，同时协调和融合目前正在进行的不同国际行动。

无疑，必须最强烈地谴责波斯尼亚塞族对戈拉日德平民犯下的罪行和对全国联保部队人员的骚扰，以及他们在有关戈拉日德的谈判中表现出的可疑的善意。对平民目标的轰击和关押联合国人员是令人发指的，是对最基本法律规则的不可容忍的违反，安理会在今天的决议中对此予以应有的谴责。

巴西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使用武力必须作为最后办法，只在十分明确情况下并严格按照有关安理会决议进行。作为这一原则的必然推理，我们认为安理会应作为最优先事项而指导其行动来促进实现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冲突。

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汇集目前正进行的各种外交行动的努力。避免重叠，更不用说分散，必将有利于扩大谈判桌上的成功机会。

巴西政府认为，任何联合国行动，无论是在前南斯拉夫还是在世界其它地区，都必须得到必要资源和人力，以有效执行安理会所赋予的任务。因此，继续推迟把联保部队加强至秘书长建议的水平，似乎会与安理会先前的决定不相符。我们准备采取有关进一步部队需求的第908(1994)号决议所设想的行动。然而，一旦联合国无法控制的情况导致敌对行动泛滥，并引起目前有关使用武力的方案大幅变更，或改变目前有关武器进入前南斯拉夫领土的制度，安理会必须准备审查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存在的各个方面。

目前，我们要一道努力，迅速实现我们刚通过的第913(1994)号决议的目标，它将有助于制止屠杀无辜平民并制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的敌对行动，从而为全面政治解决和该地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甚至在此很晚或者应是早晨很早的时刻，我还是要祝贺你在不久前开始担任主席职务。

波斯尼亚塞族在过去三星期中对戈拉日德男女老少进行持续攻击,这三个星期中的事件是波斯尼亚悲剧的又一部分,使我们大家极为悲痛并降低了我们的声誉。波斯尼亚塞族的行动不仅公然违抗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它们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我们刚才通过的、我国代表团参与提出的决议明确谴责这些行径,以及波斯尼亚塞族不断轰炸戈拉日德,同时对联合国及其它国家作出假的停火承诺的方式。波斯尼亚塞族认为他们可以这样的方式在今天的欧洲发展和繁荣,可悲的是,这个塞族误解了它对其欧洲邻人产生的影响。

明石康先生、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军事指挥官、以及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联合国及其它人道主义机构的男女们为救援戈拉日德和实现停火而作出的努力应得到赞扬,而不是批评。重要的是,这种努力要继续下去,而且各方应停止可能导致进一步敌对状态和更多生命损失的行动。眼下的目标必须是戈拉日德的有效停火,但这只是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政府军之间在波斯尼亚全境实现更广泛停火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为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已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创造条件。

显然,戈拉日德周围的事态对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努力和谈判解决的目标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但是,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这些事情。联保部队目前正在其它地方,在波斯尼亚中部和萨拉热窝周围监测停火。如果回顾一下1月份和2月份初那些黑暗的日子,人们就会看到几个月来取得的成就比遭受的挫折多。这些成就并非奇迹般地出现,而是联合国和派遣部队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支持下作出坚定努力的结果。关键的是,不能危及这些成就。

联保部队目前在波斯尼亚可以发挥多种作用。监测停火安排,包括在萨拉热窝周围和波斯尼亚中部及南部监测停火,给其原先的人道主义任务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因此,联保部队必须得到立即执行这项任务所需的人员。我国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但其它国家还没有这样做。现在时机已到,应当纠正这一缺陷,并向联保部队提供它执行我们委托给它的任务所需的资源。

仅仅停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避免冻结不可接受和不稳定的对抗线。最近的事态只是突出表明,紧迫需要重振和平进程。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也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谈判解决仍然是通向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任何一方都没有希望在这场冲突中取得彻底胜利。特别是塞族人--并非仅仅波斯尼亚塞族人--由于其行动仍然有贫困,被孤立在欧洲其它国家之外的危险。他们最近的行动仅仅有助于突出表明应当加强安理会已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的制裁。正如安全理事会一年前表明的那样,有一条路将导致取消制裁。但是,这条路要通过谈判和执行一个全面解决前南斯拉夫敌对状态的公正方案。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塞族人所走的路正好通往相反的方向。

我们眼下的目标必须是加强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行动,并使之能够有效地执行任务。这意味着对戈拉日德受到的野蛮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这也意味着采取坚定的行动,为旨在实现全面停火与和平解决的成功外交重新创造条件。秘书长现在已经开始了与北约就必要的进一步措施进行协商的进程。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地参加这些协商。我只希望各方不会曲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最好是塞族人现在就撤出,遵守这项决议,并诚意地坐到会议桌前来,寻求一项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它社区的利益的和平解决方案,而不是打错算盘,加入其它不幸国家的行列,在二十世纪,它们的命运是发现对邻国发动战争并不能解救自己。

陈健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相信,你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才干,一定能够使安理会本月份工作取得成功。我还要感谢安理会上月主席默里梅大使,他的出色表现使我们完成了安理会上月艰难的工作。

近日波黑戈拉日德镇各种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导致局势严重恶化,造成当地百姓和联保部队人员伤亡,中国代表团对此深切地表示关切。我们谴责对安全区戈拉日德镇的武装进攻及阻碍联保部队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我们主张,立即在戈拉日德镇停火,并进而在波黑全境实现停火,为恢复和平谈判创造条件。

我们重申波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我们认为波黑冲突必须通过和

平谈判实现全面政治解决,除此别无选择。因此,我们赞成继续加强并协调各种政治和外交努力,全力推动和平进程。刚刚通过的决议体现了上述精神,因此,中国代表团投了赞成票。

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希望国际社会的一切努力能真正有助于波黑问题的最终全面政治解决。我们不赞成采取任何可能导致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不赞成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更不赞成以扩大战争的手段来解决战争。军事行动的升级只能导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加剧冲突,使政治解决变得更为遥远。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对决议中援引《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行动及其它暗含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内容,中国代表团愿重申其保留的立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现在将以新西兰代表身份发言。

自从前南斯拉夫冲突开始以来,新西兰一直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谈判才能在世界的那个部分恢复和平。但我们也曾明确表明,谈判必须以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某种可信任的权威作为后盾。

在近几周,联合国为结束敌对行动和实现停火所作的努力却反复遭到波斯尼亚塞族的公然蔑视。

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已再次表明,他们仍不准备实现和平。无论其领导人可能说什么,他们的行动已造成不分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军事力量。戈拉日德的几百名平民人口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它地方的几十万人都已成为这一逻辑的受害者。我国政府对此行径的极其野蛮程度和背信弃义感到震惊。

联合国本身已成为一个目标。我们尊重并敬佩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其它联合国机构、红十字会和在波斯尼亚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中以和平的名义在危险和困难环境下辛勤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的使命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但从未象现在这样必不可少。

我们刚通过的决议明确表达了联合国对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戈拉日德安全

区及其周围地区所采取行动的愤怒。但是愤怒不是充足的慑制因素。国际社会的多次谴责都是在对牛弹琴。自从联合国宣布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它五个城镇为安全区，“不得对其进行武装攻击和采取任何其它敌对行径”(第824(1993)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八段)以来已近一年了。而自从安理会因贝尔格莱德当局参与波斯尼亚冲突对其实行制裁以来也已将近两年了。

联合国应慎用武力是正确的。但我们在波斯尼亚面临的局势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除武力外可以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已使用而别无它途了。联合国的选择余地越来越有限，这不是因为联合国希望如此，而是由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自己采取的行动。

因此，我国政府强烈支持秘书长本周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即请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批准进行空袭，以支持联保部队在包括戈拉日德在内的所有安全区内执行任务。联合国自1993年6月以来就随时可以援用这项能力。我国代表团曾多次公开在此会议厅内并在安理会正式磋商时要求使用这一能力。其慑制效力在二月份萨拉热窝局势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中显而易见。当然，诉诸空袭有其风险，如果不使用空袭就可实现阻止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进行战争的目标，当然更好。但联合国没有这个武器武装自己也有风险，即更多的敌对行动、更多的人命损失，和实现公正持久解决的进程遭受更多挫折。新西兰期望北约组织对秘书长的请求作出积极和迅速响应，并要求北约组织所有成员就此问题迅速和积极地采取行动。

安全理事会授权在波斯尼亚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是实现和平战略的一部分，而不应是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挑衅的随意反应。正如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长在4月18日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

> “……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动战争不是联合国的工作。联合国使用武力保护安全区及其自己的人员不应被错误地视为偏袒该争端一方”。

全面战略中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必须是，重新推动高级别外交谈判。我国政府支持近几天来朝这个方向的事态发展。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已适当地对这些努力表示

欢迎。我国政府认为，有关各方必须对国际社会期望他们谈判的内容有明确的意识。因不理解这一点而造成的混淆和模糊将付出生命代价。

我们认为，该战略的第二部分还必须包括向联保部队提供充足的地面部队。我国政府本来希望该决议按秘书长三月份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载有对提高联保部队员额上限的核可。联保部队一直在波斯尼亚执行极为困难的任务，而其资源却比其要求少得多。 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必须承诺给联保部队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设备。

我现在恢复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发言。

米西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虽然我国代表团没有找到安理会应该照顾一个并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代表的要求的任何法律依据，但我们认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从这项细微的不一致中有所获益。

在听取乔基奇先生的发言后，我认为，安理会已经确信，今晚经常被引用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舒尔金先生是绝对正确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没有别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目前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安理会将继续处理本案。

上午1点10分散会。